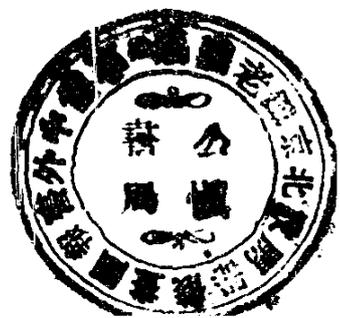


白浪隨

滔天

崑崙幾
嶽

三十三
年



說略

一原本於中東西生存人。姓名不備舉。所謂事關他人。守秘密之德義。譯者或知或不知。知之亦仍其舊。作方孔以虛之。惟黃遵憲李盛鐸等。無關重要。則爲填出。

一原文約十三萬言。初譯稿約得七萬言。今復節至五萬餘言。自信事實不減。文字轉覺雅勁。

一著者半生歷史。原不盡與中國有關係。本擬節譯。惟其思想變動進化。既足爲吾國民借鏡之資。又足以規彼國國民對中國之意向。而中山實爲全書主人翁。雖運動聯合。手段未詳萬一。然亦足以觀大要。竭兩月之力。不嫌辭煩而譯之。

一譯者疏於和文。助其不逮者。薛君蟄龍之力爲多。不敢掠美。謹誌於此。

癸卯十月朔日

譯者誌

孫序

世傳隋時有東海俠客號虬髯公者嘗游中華遍訪豪傑遇李靖於靈石識世民於太原相與談天下大事許世民爲天人之資勗靖助之以建大業後世民起義師除隋亂果興唐室稱爲太宗說者謂初多俠客之功有以成其志云宮崎寅藏君者今之俠客也識見高遠抱負不凡具懷仁慕義之心發拯危扶傾之志日憂黃種陵夷憫支那削弱數游漢土以訪英賢欲共建不世之奇勳襄成興亞之大業聞吾人有再造支那之謀創興共和之舉不遠千里相來訂交期許甚深勗勵極摯方之虬髯誠有過之惟愧吾人無太宗之資乏衛公之畧馳驅數載一事無成實多負君之厚望也君近以倦游歸國將其所歷筆之於書以爲關心亞局興衰籌保黃種生存者有所取資焉吾喜其用意之良爲心之苦特序此以表揚之

壬寅八月

支那 孫文逸仙拜序

三十三年落花夢目次

落花夢醒

故鄉之山川

余之家庭

中學校及大江義塾

自棄卵子之反動

爲耶蘇教徒

思想之變遷與初戀

定大方針

入夢寐之鄉國

無爲之四年

暹羅遠征

三十三年落花夢目次

歸國三月

第二之暹羅遠征

嗚呼二兄死

開新生面

再入夢寐之鄉國

興中會主領孫逸仙

素人外交家

康有爲入日本

南洋之風雲與吾黨之活動

形勢急轉

大舉南征

新嘉坡入獄

大本營佐渡丸船中

經綸悉破

與孫逸仙書

惠州之革命

唱落花歌

三十三年落花夢目次





白 浪 庵 滔 天

三十三年落花夢

落花夢醒

吉野山之花無聲而散乎。雖然因風而散者，其有不自由之感乎？是故見花開如錦而喜，或見落花如潮而樂。十人十色，百人百色，千人千色，人各異其感而不異其情意者，花獨無心耳。余其爲花乎？

爲花可也。爲枝頭之花，潔與白雲競觀可也；爲方散之花，皎與白雪爭飛亦可也。但此皆屬余過去之夢想耳。夢去無痕，春來隔世，余其爲沾於泥塗之落花哉？

嗚呼！半生夢醒而獨懷落花，則於鬢絲禪榻之間，對鏡而笑曰：君之容貌如此，軒昂而何其無爲之甚耶？君之風度如此，奇而手腕何如？錐君之慾望如此，大而心光何如？豆君之行爲如此，磊落而性根何如？婦女君終爲天下之不英雄乎？嗚呼！不英雄哉！天下不英雄，惟君與余耳。乃共唱落花之謠，共奏落花之曲。不知花之夢爲余，余之夢爲花。夫花與余終必有緣矣。嗚呼！君乎！嗚呼！余乎！



故鄉之山川

雖然。余母猶以高齡而在故鄉也。若聞游子唱落花之謠。將起如何之感乎。余之妻子亦在故鄉。停辛佇苦。而遠慰羈旅之夢。若聞征夫奏落花之曲。又將下如何之涕乎。歸乎歸乎。市藏兵吉。將以爲如何乎。歸則故鄉之山川。若何而歡迎乎。

距加藤州之銀杏城西北十餘里。有小村。曰荒尾村。民雖貧而純朴。地雖瘠而占形勝。余生於村之名族。古所謂鄉士之家。嘗朝眺小岱。入郎行平之居。城七面峰於東。夕望肥前之溫泉。多良二峰於西。俯放大聲而歌。『英雄起處地形好。』覺萬峰迴首。四山響應。神來如贈興。往如答。以爲他日必不負所期望。而今若此嗚呼。地形之負。余歟。余之負。地形歟。抑爲英雄者將如何乎。

余之家庭

語曰。家庭之教育。作一生之運命者也。余信之。余何如。

傷哉孤露之身乎。余年十一而父逝世。其行事不可得詳也。然余父實抱英雄之特性。開擊劍場。以教子弟。手丸丹藥。以惠村中之老且病。時醉酒發大聲。唱大謠。酣嬉淋漓。

罵譏而不懼。此猶得諸記憶者也。而余所最印於腦而刻不忘者。則撫余頭而笑曰。爲天將爲豪傑。又以金錢爲多穢而叱之曰。慎無中銅臭之毒之二事也。母承父志。教育相同。而余之親族。皆以長兄前車煽余。蓋長兄於明治初年。主張自由民權。浪跡四方。入西鄉鹿耳之塾。十年與於革命而戰死者也。余時雖未知大將豪傑爲何人。自由民權爲何物。而思之如嬰兒之求乳。幼稚之望恩物也。又以爲官吏與兵卒爲上帝罪惡。不幸之府社會與民黨。乃神聖而兼高尚之法團。雖賊軍謀叛。余極表同情。欣然據之以爲心得。

余之同胞。男八女三。余最幼。諸兄皆夭。至父歿。僅存二姊二兄與余。二姊已嫁。二兄學於近鄉之某私塾。而余入近村之小學校。習字作文。每喜用自由民權等字。年十五。入中學校。放任自由。狂態可掬。夫余先天的自由民權家也。富士之山。可移墨江之水。可竭。而余志不可改。雖觸校長教員之怒。受同學之疾視。而余自信如是。則所行亦如是。

余在中學。一兄遊學於東京。二兄遊學於大坂。家產故不豐。父又不事家庭經濟。喜郵

貧民。客遠人。至晚年。家政中落。而母以一女子身襲其後。能給資使三兒遊學。節衣縮食。堇荼如飴。余歸省時。輒見典質器物。背面涕泣。已復強笑而課余學之進步與否。卒能打破難關。使余等皆受學校教育之益。母之德厚矣。浪迹江湖。論交海外英雄豪傑。一事無成。非獨無顏見五大洲士。抑亦何以對吾母哉。

中學校及大江義塾

世界敗類之人。莫如學未成而預計吾異日當爲何官。就何職。歲得俸若干。鎊足以贍孤雛。嚇腐鼠。此爲人道之最下級。而不意中學校之學生。語其志望。皆如是。蓋官與吏者。泥棒也。惡人也。人道之蠱賊也。自由民權之公敵也。彼等與余志望不同。時相齟齬。呼余爲賊。悲哉。四面皆官軍。而賊軍僅余一人。不惟不能進而與之戰。且不得不退。立於防禦之地位。又教員中有敗類二人。以自由民權家而受其教授。猶乞憐於敵。而得糧。其不可以久矣。此感一起。如百怪入場。芒角四出。乃自楚歌裏。突然飛躍而出。重圍之外。當時於頑迷守舊之風塵莽莽中。有別樹一幟。於詫麻原頭。以鼓吹自由民權而養成學生之人格者。則大江義塾是也。

大江義塾者。德富蘇峰先生所開之家塾也。先生不惟鼓吹自由民權。其教育亦以自由放任爲主義。門弟子呼爲先生不應。而使呼其名。故余等不呼爲德富先生。而曰豬一郎。課程雖定於豬一郎。而不別置塾規。由塾生議設。此所謂自治之民也。豬一郎。口角飛沫。津津講法。國革命史。滿座肅然。至佳處。則眉飛色舞。或脫幘投地。拔刀起擊。柱豬一郎。亦不制。使余有此間樂不思蜀之心。然余有可驚者一事。則土曜日之演說會也。塾生年長者無論矣。十二三齡之童子。亦出爲演壇之辯士。說克林威爾、華盛頓、羅伯斯比爾、丹敦、可布亭、布拉依脫。皆振手動眉。淋漓傾倒。實足使先天的自由民權家。面黯淡無顏色。雖然。余先天自由民權家也。余所知者。大將豪傑與賊軍謀叛。一日不可離自由民權相依爲命。而不知其他何有於克林威爾諸人。進登演壇。無事可言。乃托病謝之。或登山逃之。先天的自由民權家。於茲亦可謂窮矣。

雖然。大江義塾者。余之理想鄉也。自由民權之天國也。余甚喜之。所憂者。演說之例耳。托病逃者屢次。終不可以已。於是自掩所短而爲之說曰。迫於必要。則人盡得爲雄辯家。豫修練之者。藝人之事也。嗚呼。『山寒欲動。不動雲石壓將崩。未崩雪』。余先天的

自由民權家之價值。卒賴此說。以自高。終以不墮。

余既以演說文章之修練爲藝人之事。則六十有餘之同學。生無一不爲藝人。余何事而懼於是一敬畏之。旋渦滅而一輕蔑之。旋渦生生相續。旋旋不已。無何而又有一疑問浮現於腦。以爲彼等敝自由民權於口。聲聲如杜宇之血。豈感物而鳴。抑果出於莖之衷情。而然乎。余得此疑問。廢書忘寢。終不自信。乃就塾中第一之熱誠家而求解釋。曰：君之熱誠。余知之矣。但以一死報國民之言。其爲自動力。抑爲被動力。果爲道德所激發。或爲功名心所驅使。願君爲我一吐其真情。彼啞然而笑曰：人豈無名譽心乎。人間之活動。唯爲此也。若我則渾身是名譽心。此可掬以示我同志者。余聞而適然驚曰：豬一郎何如。彼曰：豬一郎者。名譽心之熱力。更漲高於吾輩一度。彼見余有失望之色。若慰者而謂余曰：男兒生世。知有建大功。揚大名而死耳。他何慮。然此言也。益不足以慰余心。余於此時。旋渦亂起。竊自以爲凡爲國家人民而死者。爲賣名而死者也。非猶是一種之利己主義乎。夫飲羊之徒。不如屠狗名士。死青山而貪夫。亦狗金穴。彼等皆所謂詐欺漢也。豬一郎猶如是。則天下士可推而知。余於是爲獨斷的推理家。虎虎

自是。不但蔑視同學。且蔑視豬一郎。不但蔑視豬一郎。且蔑視天下之有志家。及古今中外英雄豪傑。既而胸中又一旋渦起。反觀自省。不知自由民權之何物。而如何說之。不辨權利平等之何狀。而如何唱之。余爲自由民權之奴隸。空揮淚而說自由民權。寧非劣於同學乎。余乃以蔑視同學之心。而自蔑視。嗚呼。虛我擲去。真我不來。心如斷絲之紙。駕海天無際。漂蕩隨風。若聽其所之。而休究厥歸。結終爲自棄。以爲人生五十六年。唯任意欲情動。而了此一生耳。取鏡照人。迴面而發見自己之醜。不自知而入於哲學之疑問也。

自棄者。墮落之先進。天下至險之景象也。彼無所求。無所欲。故無所爲。自棄者。又無形之自殺也。於是逐胸中一片之悲愁。而生精神一點之苦痛。苦更逐苦。而生迷迷苦錯綜。盲進不退。於是窮大失。其居故於自棄之心。實燃有哀哀之情。燄幸有此情。燄之燃。而此燄一與真機相觸。即濶然而入於道。否則終自燒死耳。然則自棄者。非致命症。是生死一髮之歧路也。唯有運命神以監視之耳。

余爲自棄之卵子。而立此至險至苦之地。果何所爲。既脫名譽之羈絆。破道義之壁壘。

無是非。無善惡。以好酒而痛飲於酒樓之上。以嗜食而大嚼於屠門之前。且年少風流。思求彼美。千金買笑。苦無纏頭。乘自棄之烈火。雖爲盜亦所不惜。然幸不入魔。斯慾未遂。此余所回顧而自賀。且以自慰。

余在自由鄉之大江義塾。今轉爲此身之不自由鄉也。彼自由民權之詐欺漢。及名譽之奴隸。見余日必饜酒肉。佯狂而歸。冷嘲熟罵之不已。自棄卵子亦蔑視此公。不屑與辨。一旦不安厥居。遂浩然長嘯辭大江義塾而出。

自棄卵子之反動

余以自棄之大決心。立於紅塵間。運命之神。將如何遇余乎。余之退學而出也。遇同鄉之友。共居客邸。彼等說自由民權之可貴。復說忠孝仁義之可尊。說忠孝仁義之可尊。復及燕瘦瓊肥。倡條治葉之可羨。口角飛沫。雜奏不倫。時暖酒小酌。乘醉出行。彼不知余有自棄之大決心。故始而秘之。終乃誘之。嗚呼。余既有此決心。何爲不以是爲自棄之息壤哉。然終斷斷拒之。而不自知其理由。遂去客邸而寄宿某私塾。與彼等絕交。天不欲使英雄終老於無何有之鄉。則必有以磨練之。摧折之。遊戲之。離奇變化終歸。

於最後之一點而後已。余今非其時也。回首當年，欲爲文人爲學者，爲大將爲賊軍，爲花和尚爲濟顛僧爲登徒子，而皆不成。今處某私塾，一以厭棄友人之言行，一爲余之經濟使然，則以育英之學校而居自棄之卯子，避四五可厭之友人，而反與四五可厭之友人處，乃屢發我瞻四方蹙蹙靡騁之嘆。雖窮屈不自由鄉之大江義塾，自由民權詐僞漢之舊同學，亦屢入自棄卯子之夢。嗚呼！關塞極天，江湖滿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自棄之卯子再變而爲不平動物，三變而爲厭世之人。雖世界風雲春秋花月，獨此心地之間，大千寥廓衆萬陰沈如死灰之不復，然槁木之不復，蘇絞聲伏泣，余其爲楚囚以終老哉。

爲耶蘇教徒

莊子曰：『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而況乎兄弟親戚之警歎其側者乎？』諒哉。善道人情之言，余當自棄之時，偶得非詐僞漢色餓鬼之友一人，日與策杖瞻帝城春樹之勝，日耀夕復爲嚮導，過耶蘇教會堂，入聽其所唱讚美歌，亦明朗亦清愴，瀏然如振秋玉，不覺使余心逸塵埃而無滓。及聞其所說之上帝存在論，不覺使余有如望光。

明於暗夜之感。說教既終。又讀排哀勃爾一節。不覺使余魂魄近之而哀。遠之而益哀。如悲如嬉。起一種不可言之感想。出堂。即購排哀勃爾與讚美詩讀之。又探宣教師所讀一節而讀之。曰。『目爲身之光。目瞭則全身明。目眊則全身暗。是故爾無憂世之黑暗也。先去暗於而心。』又曰。『告爾等爲生命而慮。食爲身體而慮。衣勿憂。慮非生命糧。自優身體。衣自優者乎。爾見天空之鳥。不爲穢不蓄於倉。然爾之天父養之。而自給爾等較之。而孰勝。誰得以煩憂而延其生命者乎。』言言語語。皆如銳劍之芒。刺余於心。句句節節。無不爲余濬通生命之活泉。余悲喜交集。泣而讀。讀而泣。徹夜不寐。陰氣沉沉。而來襲心。則運命之神。或者其猶未棄余歟。

自棄之。卵子一變而爲希望之兒。一週日間。讀排哀勃爾。不遑交睫。讀『人若見婦女而起。肉感者。衷心以爲姦淫也。』與『若右之目。陷爾於罪。則拔出而棄之。』等句。不覺震慄。而至讀『終荷重負者我。』與『誰求其兒。派痕而與以石乎。』等語。不自知其雀躍也。彼色餓鬼。安能參此消息乎。色餓鬼。爾不知毀譽之外。有道義。余今得認之。不知肉體以外。有靈魂。余今得遡之。不知有爲神於人間之上。余今得捉之。公等逐粉脂之。

臭。而。余。從。藐。姑。射。山。之。神。人。以。游。余。自。此。遠。矣。今。我。非。昨。我。任。千。百。輩。之。詈。罵。嘲。笑。余。終。無。所。見。無。所。聞。

下日曜復往聽之。既畢。出教會堂。感情滿胸。獨尋歸路。忽有人叩余肩。回顧則宣教師也。謂余曰。卿可爲實受神惠之人。神必救卿。我名甫希耶。居於築地之四番館。如不棄。請枉駕共談教宗。乃取一小冊授余。袖之歸。乃基督教三綱領。中分神之存在。人間之罪惡。及基督之贖罪。意簡說明。爲斯道之初學本。

翌日。往訪甫希耶師。彼喜迎入。紹介其細君子女。師爲余作排哀勃爾之講義。細君爲余教授英語之初步。余自是日就學於築地四番。無虛日。

流光似水。櫻花已謝。而榴火將明。甫希耶師挈家避暑。遂與余別。時聞舊師猪一郎在芝浦。往謁之。叩近狀。余以熱中耶蘇教對。師大喜。勸余至其寓。且紹介其友小崎師。余自是得入小崎師之門。每日從芝浦寓所至其處。以求孟晉於耶蘇教之道。

暑假已過。學校復開。學生皆來京就業。余亦辭私塾而入早稻田專門校。當時猪一郎決閉大江義塾。而駐東京。塾生隨之者頗多。入專門校者亦不少。回首前塵。墜歡如夢。

當時余與舊同學生四人。以月費不給。另僦屋於豐島村。炊爨自給。茹苦而甘。人稱之曰五貧軒。余每日躍赴小崎師之番町教會。研究至道。嗚呼。古昔蓋世英雄自命之人。往往不轉瞬而課虛求寂。余方盛年已蹈此境。讀『不信平生臂鷹手。挑燈間數佛前錢。』之句。未嘗不撫心長歎。寄一掬同情之淚也。

余以方盛年。華歆心。清教戰勝。芻豢之場。課功微芒之隙。時則余年既十七矣。小崎師勸余受洗禮。余甚願。惟念余之問道。皆甫希耶師之功。則今宜就甫希耶而入之。以此情告小崎。小崎似可。徐謂曰。甫希耶所屬之教派。爲浸禮會。於其教會政治。略近吾派。但就洗禮之義。有費事耳。宜從君之欲。余乃知耶蘇教有八家九宗之別。乃就問理由。而擇組合派。採其教會政治之共和。與信仰條目之自由。而受洗禮。嗚呼。余向所擲之自由民權。今如已墮之胎。絕而復蘇。唯余亦不自知其何以然。然至此。而余與自由民權。乃如並核之仁。不可剖擘。

余偶歸鄉。說母入道。再至東京。二兄與其友矢戶君。皆自大阪來。居麴村之客館。余亦共居。常見彼二人。避余密談。心訝之。不敢言。唯乘時觸機。力說吾道。以引入之。彼謂余

曰。宗教之事。固爲重要。然吾今大事在心。無暇研究。夫黃鵠一舉。見天地之方圓。斥鷃藩籬。安知其志。余曰。世事已成黑白棋。禍福正如反覆手。天下重大事。孰有過於立命者。乃繙排哀勃爾。摘示其言曰。『人若得全世界而失生命。有何益乎。』以鞭之。彼乃熟讀反復。若有動心。少頃。慘然謂余曰。汝以冰炭置吾腸。吾欲棄汝之忠言。達己之目的。而熱力不繼。汝之力大哉。雖然。孺子可教也。乃吐其胸中秘密之義。屏人握手而告。余曰。今日世界之現狀。一弱肉強食之修羅場。強者逞其暴威。則弱者之權利自不得。不供龍虎之啖食。犬狼之搏噬。此豈可漠視之哉。爾誠愛好自由民權。亦知自由民權。乃誕生於強權之下。兩強不能相消。而可以相平。而相平之初。則非擲可驚之代價。終不能有恢復之一日。今者歐亞交通。而以日本爲之關鍵。然而區區浮海蜻蜒。洲決不能以有爲。而亞洲運命之岐路。懸於隔海之支那。支那雖衰地廣。漠人衆多。物殷富。歐洲所謂東方睡獅。國苟撞鐘。伐鼓以醒之。傾太平洋水以浴之。振鬣舞爪。以與吾日本相提攜。則恢復權利之策也。一輪紅日。東方湧約爾。黃人捧海王之祖天神。種足踏全球動。非僊言也。時無英雄。非戰之罪。舉而措之。猶反手也。故余數年來。決意入支那。徧

物色英雄而說之。若得其人。則願執犬馬之勞。不得則欲自立而任之。使亞陸風雲卷舒於三島之掌握。豈非驚天動地之事哉。已與一友約。竊爲入清之備。原期不汝知也。今聞汝之言。心甚不安。力命相爭。吾不能造列禦寇而質之。嗚呼。吾復爲五里霧中之人哉。自此每日携排哀勃爾。獨驅出郊外。逐求立命。終爲斯道之人。入清之志望亦幾消滅矣。而余此時腦界。反留支那印象。以爲入支那而爲傳道師也。千里之行。起於足下。余之得窺見歐亞大局之關係於彼國運命之重且大者。至今猶感二兄之賜也。

思想之變遷與初戀

當時一兄病在家。書來告余。余與二兄歸鄉。參商久濶。燈燭一堂。皆爲侍母之身。余與二兄。乃以耶蘇教說服一兄。一兄以道理主義應之。論鋒一交。銳不可屈。母常在傍傾聽。久之家庭之婢僕。隣里之子女。皆來研究。廢淫鄙之謠俗。唱清愴之讚美謠。而余每日曜。亦必說教。余之一家。遂爲宗教哲學之研究所。

余既熱心於博愛平等之教。而爲家庭之傳教師。論道一室。雖貧不憂。然出門四顧。秋風黃葉。四山蕭然。野無生氣。農有菜色。上迫賦稅之輸。下苦債臺之築。哀此窮氓。有數

十人。膺余家。訴窮狀。且乘醉吐暴言。母與兩兄。不嗔而助以金。且教以處置方法。恢復權利之策。熱心溢面。皆叩頭垂淚去。嗚呼。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彼等實爲心之純者。天何酷虐人。何冤孽而組織此不博愛不平等之世界哉。

時余村又有一農婦來訴苦。涕淚交頤。不堪卒聽。余甚憫之。欲與入道以慰貧境。一兄曰。由宗教之安心以慰貧境者。非完全之方法也。慈善之救助。道義之小惠。而一時之姑息手段也。若溯人權之原理。而圖恢復之策。始可矣。又曰。土地者。天供人類之共同物也。人耕作土地。而有收穫之權。無占踞土地而張壟斷之權也。豈獨土地然。世界文明器械皆殺人而終自殺之具。欲以所謂道理之大法。返照現社會。提其缺陷。而與以正當之釋明。則不但一變貧民之狀態。且將共逸於現社會以外。而後真平利幸福可長保也。余猶聞歐美社會黨之主張。與其方法。且聞亨里池行。克拉夫脫。金之名也。夫唯見一死人。而激成感情。終至死生分別。而爲釋迦牟尼佛。蓋根器之上乘者也。余爲鈍根下器之人。見乞食貧民。不知幾千百。見時偶灑兩行之淚。或投一二厘以胡魔化一點之芳心。實未嘗揭『貧』而爲胸中之問題也。天偶禍余。促歸鄉。使親接貧民之狀。

態。又使一見下道理的斷定。而終以貧之印象。銘鏤於心。嗚呼。天意何爲余曷知之。蓋天意者。隱於人界之偶然者也。

家居半年。至熊本。入海老名師之門。嘗聞其說教。喜其思想議論。至長崎。欲大修練。乃自定課外之課。而窺神學社會之一斑。余此時猶爲信仰。豈知血潮腦電。已變動於方寸之間。而思想界之風。雲捲地來矣。

余爲求知而讀書。然知一事則動生一疑。爲進道而索理。然得一理則又生一障。終打破此疑。雲障霧否定。基督之神性。於是不可名言之感。油然而起於胸中。將依然而神事。基督乎。則放棄其新知。而退歸舊步。是不可能之事也。然既知不可以祈禱動天地。如何而問天。以搔首乎。既悟人間之心性。以鍊磨而進道。又如何求基督之贖罪乎。余於是胸中旋渦續續。亂起曩時所沉醉於春風之博愛平等主義。歸於消極。秋風狂吹。余復爲煩躁沉鬱之人。遂廢讀書而隱於余所謂祈禱之山時。而號泣時。而自笑沈思。渺慮。情激感窮。如是七日。余遂自謂眞宰在世。理性存。吾天賦良知。何難何悚。乃下山歸學校。

當時二兄偶來一書。則亦述信仰之變化者也。其要旨則始疑基督神性爲不足恃。史以森羅萬象。爲造化之聖書。虛哀靈明。爲自己之救世。研究之以入自化之大道。又附友人藤島君書。曰天賜清閑。得親古聖賢之機。默座靜考。於陽明知行之說。大有所得。終脫基督之門。以自拓吾道。夫銅山西崩。洛鐘東應。麤寶銖躍。晨風鳥鳴。而我三人同時變化。亦奇矣哉。

「朝從屠沽游。夕拉騶卒。飲此意不可道。有若茹大鯁。傳聞智勇人。驚心自鞭影。蹉跎復蹉跎。黃金滿虛牝。」是時余偶得一友。西洋之乞食叟也。人以行跡太奇。稱之曰狂乞食。然彼獨以宇宙之眞民自居。而目天下之人爲狂。彼把持一種之凡神說。爲極端之自然主義。故反對於基督教之有神說。而憎惡現世之文明。欲盡破壞之。而爲無政府之世界。奮個人之私有權。而爲共有。撤貿易。廢商賈。舉世界人類而爲共夫共妻之。一。家。族。驅。萬。民。使。爲。農。夫。以。歸。於。太。古。余。於。彼。之。主。張。固。不。爲。驚。而。人。無。不。駭。走。以。爲。狂。故。曰。狂。乞。食。

余交乞食叟而受其益者不少。遠基督迷想之助力。識歐美貧民之狀態。向所受於家

庭依於基督之自由民權。加一層廣濶切實之定義。皆叟之賜也。而當時長崎同人有一奇怪不可思議之會社。曰製糞社。其名奇其事奇其人亦奇。佐藤君爲社主。而一木鈴木則元本城等佐之。其職員徽號如白米伯馬骨男。雖皆爵祿以下之人。而皆以奇鳴世。日會合而競爲奇說怪論。余以弱冠之年。玷其末班。陸離長劍。崔巍切雲。臭腐神奇。不可捉摸。一夕偶言乞食叟事。皆大奇之。命余偕來。則敝衣冠面目不可喜。清醜入圖畫視之。如古銅古玉娑娑然。權奇海外之異寶也。語甚洽。自是遂有起一學校之議。余乃往說近鄉志士前田君。使出資。前田諾之。來長崎。迎乞食先生。乃與乞食先生偕至前田家。居數月。學校之事未成。而爲警吏所偵。自爲虛無黨巴克甯之流亞。遂命歸長崎。至長崎。復不見容於官。神龍見首不見尾。自是足跡杳然矣。先生名亞布拉哈麻。瑞典國人。而世界之無籍者也。嗚呼。人生幾憂患。不知彼將如何。而逞其華嚴之夢想於天地間哉。

乞食先生去。而余念之滋不忘。先生者。余之友也。師也。無形之大恩人也。余妻前田氏之導師也。當彼在前田家。屢於彼女前譽余爲稀世之大人物。而於余前勸與彼女結

夫婦。余遂允之。至今舉三兒也。嗚呼。風雲氣盡。每愛春華兒女。根深動忘國。是追風逸足。情絲可以絆之。破浪輕舟。情海可以溺之。生而爲人之夫。父之妻之子。果可謂幸福乎。然當初一剎那之快感。實人生稀有之大紀念。明知快感剎那。不足以易終生苦痛。而余於此時。主義無天地。無萬物。無生命。又奚遑回首而顧苦痛於後哉。戀哉。是問題以外之大勢也。雖然『吉祥宜用』『長無相忘』是戀之辯護。而亦人生之大問題也。

余當與戀性迎合之時。並不以爲遭遇之強敵。蓋余時未有處世之大方針也。但幸脫基督教之範圍。以斷絕福音之念。是自然之發達也。研磨進道至道窮。而冥合於宇宙之真理。以斷運命亦自然之歸結也。因亞布拉哈麻而知歐美諸國文明之狀態。實質本勞働不平等之世界。因一兒而知人種競爭劇烈之現情。實武裝平和不可終日之實際。運於是。溯人權之原理。說社會之規則。知非犧牲現世。不足以求未來之幸福。而實行博愛平等自由民權之主義。雖然事既大矣。建策豈易哉。建斯策者。求余之立命也。故余終汲汲以求。求而不得。余惟竭終生之力。以與之戰。而偶來此豫想以外之強

敵。橫。阻。吾。之。進。路。者。何。也。則。所。謂。戀。是。也。

美哉。余之愛戀。觀乎。方欲與前田氏結夫婦之時。欲豫顧前途之利害。以抑制之。而無效。爲計彼前途之幸福。以抑制之。而亦無效。蓋余已忘前途之利害。擲彼我之得失。瀾漫太空。惟此戀之一字。故母與一兄。雖諾約。而二兄與先輩。皆屢說早婚之害。而余不從。夫當時之余。非余直戀之化身。而已。寤戚之所歌。柴桑之所願。雉朝飛之所絃。思想單純。集於一點。雖有如何之解脫。而終無以易之矣。

余既受戀之魔難。深造直入。而至其極。既至其極。而受反撥。覺醒之一機。至此而始有。如犯大謫惡之感。如墜落於千仞谷之想。如登天堂而忽墮於陰府之危。懼心緒如麻。紛糾錯綜。孳出不可名言之苦痛。既而胸中之志望。如激浪之打船尾。而來曩時忠告之言。二兄與先輩之畫影。歷歷如繪。如聞其嘲笑。與夫太息。不自己之聲。余乃鞭自激之感情。跳出於春蠶百繭之內。卒解除夫婦之契約。岸然向前途而去。

天下事屬於既往之界。苟回首思之。未不足以供驚且笑。余之欲脫戀之羈絆。解除夫婦之契約。必得余妻之認許。而余妻不願也。泣而叩頭以請之。而心折其數行之紅。

淚。復。鼓。氣。揮。淚。以。爭。之。而。情。見。勢。絀。於。其。不。動。之。妙。力。然。余。既。知。戀。與。志。望。不。兩。立。故。直。以。余。妻。爲。志。望。之。敵。而。憎。惡。之。雖。然。拔。山。蓋。世。惆。悵。虞。兮。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余。將。擲。此。志。望。而。爲。戀。情。之。奴。乎。又。心。知。其。斷。斷。不。可。最。後。乃。取。三。十。六。計。中。之。上。策。搖。鞭。背。花。逃。亡。海。外。脫。戀。情。之。鄉。而。後。已。

余先欲渡布哇。從事工作。行儉勤貯蓄之法。而後留學美國。乃賣祖傳佛像。得三十金。至長崎。而二兄之電至。曰知往他處。待吾來。即如命。既而二兄來。謂余曰。聞汝有布哇之行。果有之乎。余曰然。曰吾聞此事而急來者。爲與汝大有所談。當世雖不乏才傑。士而革命之烈火。與民族主義之潮流。兩者殆有密切之關係。汝初出。不可不慎。其方頃者。余心有所決。欲告之汝。汝亦吐露其志願。彼此無隱。於是於瓊浦橫丁之客館。月白星稀之良宵。余剪燈。二兄煎茶。難議問答。叢談終夜。嗚呼。此一夜也。實余確立半生方針之大紀念日矣。

定大方針

二兄不惟爲余暗室之明燈。又爲指示一生航行進路之磁極也。彼之言曰。人有言。支

那國民。尊古之國民也。尊古故無進步。無進步。故其政治思想。如求之於骨董之肆。然其穩和樸實。於吾等爲近。夫其尊古之深。則或其去古之反撥力亦速。吾隔海而望。因朝噉之回射線。而見其社會表面。若昧然不知壓制之苦痛。屈服於滿州政府三百年。而幽幽慘慘之民氣。實含有一種之精采。無十年不放光。一次異日革命一粒火。必膨脹於亞陸。豈非立極之好機會乎。言論畢竟無效於世。願共入支那內地。聯絡秘密之社會。收攬革命之英雄。以測定趨勢之重心點。若支那得光復。則印度可與暹羅安南。可振菲律賓埃及。可救也。而至如佛蘭西。美利堅。則民族帝國主義之梟傑。其國民雖高尚。吾不欲見之。夫汝欲恢復人權。奪回權利。使我黃人爲有名譽之種。族轟轟烈烈。建新紀元於宇宙間。此外不可求也。余聞之。始而悲繼而笑。終乃拔劍起舞。五體投地。而謝二兄之指示。一生之大方針。於是立矣。乃議定余先入彼地。二兄從之。指以此事。欲謀於一兄。發長崎歸里。

余語一兄。以二人所協定。而徵其意見。彼曰。使支那人而辨識高明深遠之理。此不能之事也。若爲可能之事。而辮髮胡服。且僞託姓氏生國以說道。則是爲達正義之目。

的以用權道者。吾所不取也。苟欲陳正義於天下。則其方法手段。亦不可不公明正大。若不依權道。則志望不行於世。雖不行之亦可也。余曰。志存於公。而非私成。則登亞洲之民於自由平等之天國。不成則以吾之血浴自由平等之魂。吾惟建三色旗以進行於人。雖見爲權道於我。無所病。一兄曰。主張一代而不行。公然號呼於天下。則百世之下。猶有繼其志而起者。余寤安之而已。余曰。議論已盡於此。君行志。臣行意。夫黃河清而聖人出。在一兄之年。或見之耳。彼此背馳。不能歸一。遂揮手道珍重。各從所信而爲之。

余與二兄如焚如沸如裂之熱腸而爲一兄之冷語所浸灌。幾隱奪氣。二兄乃自慰曰。吾等之事如博局。吾與爾皆鈎注也。雖然。一兄之言。如宗家開基之法。彼其於功也。去頓而用漸。待時發生。吾等若不幸而死。其精神猶賴一兄而活。二兄又曰。兄弟二人不從軍。先人之格言。蓋恐一敗而兩死也。吾等賴正義立命。破除萬事。然苟得良友一人與之偕。庶足補萬一之缺陷。時友人吞宇君在東京。余馳往說。彼極表同情。遂約與吞宇先發支那之上海。

吞宇君者。富於血性之偉男子也。故志一決。即定支那之行。意氣飛揚。若瞬息千里。風利不迫。遂先至長崎修語學。余以旅費未來。遷延時日。未幾得疾入病院。又罹熱疾。病臥旅館。嗚呼。吾朝受命而夕飲冰。吾之熱衷至矣。懷抱大志。未能出發。身欲奮飛而病在床。余其數奇哉。

入夢寐之鄉國

余既經千回百折而準備出發於錦繡山河黃金海岸之支那大帝國。定大方針。達大目的。斯時也。志望如雲。身輕如葉。嘯傲凌滄。躊躇滿志。束裝待發。而先有一不如意事起。則表同情之吞宇君。來自長崎。乞解盟約。問其故。曰。吾於理想信念之上。來一大變動。余自信此行之無益。而且有危道。故願易辦事之方針。復歸於求學。既屢揮其得意之辯舌。若以其所心得者。詔余使服從。移虛靈有神說之妄。而論物質主義之所以合理。而優勝劣敗主義。而快樂主義。皆據自唯物論來所立之腳根點。終乃質言曰。吾之所欲。單刀直入者。學問之問題。而非世界之問題也。求世界之問題。亦必於世界學問之國求之也。雖然。余終不與之爭。獨念第二之鄉國。懷旅資。孤劍飄然。向長崎而出。

發。

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實明治三十四年五月余入夢寐間第二故鄉之日也是時余至長崎乘西京丸而向上海航行二日望吳淞之一角水天雲影海陸濤聲一髮中原睡獅醒未是支那之大陸哉山靈迎余海若歎余即余亦謬附於似曾相識之列船進港口而大陸風景眼底一新江漢朝宗華夷同軌余立船頭顧望低徊潛然泣下同舟錯愕惟余亦不自知其何故嗚呼數行熱淚洒向寒潮此感此情非與余同夢之人安有索解人而同領畧哉船至上海乃解裝入常磐館。

居常磐館十餘日復探持久策而移住於小客屬傭支那人之教師而始修語學然居無幾何客囊將罄曩時聽說長安出門西笑今茲親歷其境乃發居大不易之歎讀「錢逼死英雄漢」之句未嘗不灰心短氣欲訟直於運命之神之前也乃不及待二兄之來黯然與第二之故鄉別搭郵船返長崎悄然歸鄉天下不如意事十居八九羊叔之言豈欺我哉

無爲之四年

二十三年落花夢

入夢寢之鄉國

無爲之四年

歸鄉無幾時。余與前田女舉結婚禮。夫余既出於戀之重圍。今者過來人。抑復何懼。然余之知己前輩。皆恐晏安耽毒。溺於新婦之愛。則意氣銷沈。不復用世。而余以彼等之憂慮於余者。亦自爲憂慮。閨房荆棘。脂粉兜鍪。回顧此身。不覺戰慄。是故人天幸。福余直以爲苦痛之場。嗚呼。戀乎。愛乎。汝何負於余乎。但欲捕余而拘禁於汝之局內。則偶焉而不得不敵視汝矣。

凡資格未熟而輕負責任於其身。猶不自以爲不幸而安之。則其人之出人。必不遠矣。故貧而爲一家之主。志操未定而爲人之親。皆所以消耗才士之心。摧折英雄之氣。大好崢嶸頭角。終之與殭石同朽也。余之歸家也。三分家財而取其一。構一屋於本宅之旁。不自知而醉於一家之春。旣而生計之問題起矣。而一子亦舉矣。余感責任之重。戰戀愛戰生計。兩不能勝。而三載星霜如夢。消過浮世勞勞。何處可容快樂。乃復向楚歌聲裏。掩旗息鼓。跳身出重圍以行。

當時二兄罹病在熊本。治療之暇。修英法語學。余乃往提一計曰。天下事不能待天之成我。能者自進而當其衝。弟幸識朝鮮亡命之士金玉均。彼殆無家無國之人。夢斷故

山。而。眼。有。炯。察。大。局。之。力。若。以。三。寸。舌。說。降。其。心。使。知。支。那。問。題。之。重。要。彼。或。舉。全。力。而。爲。援。號。召。海。內。外。亡。命。則。天。下。事。或。可。爲。予。試。往。說。之。二。兄。大。贊。成。余。乃。出。發。而。向。東。京。

玉。城。之。南。品。海。之。濱。清。風。洗。都。門。之。塵。之。處。有。海。水。浴。場。金。君。避。俗。而。居。此。往。通。刺。得。謁。座。有。二。三。同。席。之。客。方。劇。譚。余。乃。請。問。彼。首。肯。客。去。命。家。婢。棹。舟。乘。月。明。把。余。手。而。浮。於。品。海。以。開。談。話。之。端。緒。余。乃。正。座。而。先。述。有。意。於。支。那。之。行。進。說。對。於。支。那。之。觀。察。終。乃。乞。其。援。助。彼。即。應。言。曰。以。全。世。界。運。命。而。博。進。於。支。那。之。一。賭。場。故。支。那。者。不。惟。爲。東。亞。運。命。之。楔。子。實。世。界。之。問。題。也。區。區。我。朝。鮮。與。日。本。何。足。措。手。吾。誓。此。後。惟。解。決。支。那。之。局。勢。而。後。敢。言。他。先。生。言。是。也。已。乃。小。語。曰。僕。亦。有。游。清。之。志。準。備。已。成。將。發。程。於。此。日。往。復。不。二。旬。君。歸。鄉。待。僕。之。消。息。余。再。拜。進。一。觴。爲。金。君。壽。君。受。而。飲。之。發。大。聲。誦。朝。鮮。歌。又。命。余。賦。詩。洽。談。而。歸。嗚。呼。『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至。今。使。余。魂。夢。猶。繚。繞。於。品。海。之。烟。波。間。而。當。時。之。感。慨。何。如。哉。

余。既。述。金。君。之。言。歸。告。二。兄。此。時。胸。中。志。望。如。潮。如。雲。而。起。美。滿。快。心。直。無。言。喻。但。覺。

魂○夢○皆○甜○飲○食○增○勝○豈○意○遲○客○不○來○眼○穿○西○望○而○新○聞○警○報○傳○金○君○於○旅○館○爲○朝○鮮○逆○
黨○洪○鐘○宇○所○鎗○殺○余○與○二○兄○驚○駭○欲○絕○電○詢○支○那○果○爲○確○耗○從○古○好○事○多○磨○折○余○等○惟○
一○志○望○方○在○開○演○之○時○笳○鼓○未○鳴○乃○依○不○情○之○慘○劇○而○斷○嗚○呼○『○出○師○未○捷○身○先○死○常○
使○英○雄○淚○滿○襟○』○生○爲○通○客○死○作○鬼○雄○君○既○死○矣○誰○與○余○語○胸○中○之○秘○密○乎○

金○君○之○喪○歸○自○支○那○余○與○二○兄○發○東○京○會○葬○者○以○千○數○中○有○一○貌○不○揚○短○肥○之○紳○士○余○
見○之○若○有○異○者○及○至○墓○地○依○友○人○而○得○通○刺○問○訊○實○隱○於○瓊○浦○市○上○無○名○之○英○雄○也○嗚○
呼○誰○知○此○後○爲○救○余○等○無○名○之○恩○人○乎○

葬○事○畢○余○又○見○一○無○名○之○女○俠○女○俠○名○玉○北○海○人○也○慕○金○君○而○來○東○京○及○有○上○海○之○行○
舉○一○身○之○所○有○而○付○商○賈○以○助○其○旅○用○余○悲○其○情○送○歸○其○寓○揮○淚○而○別○嗚○呼○誰○知○此○後○
復○賴○此○女○俠○而○爲○求○活○路○之○身○乎○

異○哉○東○亞○三○國○好○合○未○媾○而○怨○毒○先○來○及○金○君○葬○時○正○值○風○雲○變○態○轉○動○於○黃○海○之○津○
朝○鮮○東○學○黨○之○氣○勢○益○旺○而○日○清○衝○突○之○事○機○愈○迫○於○是○屢○調○軍○隊○募○集○通○譯○官○起○國○
民○兵○之○調○查○行○國○民○軍○志○願○之○運○動○而○余○兄○弟○以○曾○遊○支○那○官○召○爲○通○譯○不○赴○余○謂○兩○

兄曰。如此不知何日逢國民軍之召集。不如暫遊國外。時二兄欲爲支那行。而苦無資。乃出賣土地。不如意。姑典之。得數百金。懷至東京。余亦售屋開旅館。以爲妻子計。料理既畢。向東京。時有岩本君者。在神戶。盛稱暹羅經綸。余由與彼共事。同鄉友檜前君之紹介。而因知其國之情事。并知支那人於其國甚有勢力。乃翻然欲於大處落墨。小處下手。去無佛處而稱尊也。抱此疑問。至東京。復承二兄議方策。

余提出之方案凡三條。一、訪無名之英雄。披露秘密。而要求相助。二、潛身女俠之函館。專修支那語學。即以所帶之數百金。直入支那內地。三、暹羅之地。易於生活。而支那人占大半。若至彼以習熟支那之言語風俗。可作基礎。而見機以入支那。反覆不決。終至不得已。悉試三策以行之。

求英雄豪傑於志士之羣。豈無一人之響應與助力而終不可以允者。彼等不脫名譽與經濟之問題耳。是故眞英雄豪傑不可以名求。至不得已而於青鞋布襪。碧囊紅袖。中物色之。豈得已哉。余既籌畫三策。乃決意先向函館。訪無名之女俠。此時直以北海一藝妓重於天下之有志家也。

至函館。即發書女俠以求面會。女俠自來訪余。問以來意。余正色告之。而求其處置。彼欣然應諾。而適值日清戰爭。支那人皆歸國。存者無教師之資格。深爲余悲事之齟齬。來旅館。贈菓子箱以告別。啓之。則烟卷中有無數紙幣在也。嗚呼。離情吉語。愴難雙女俠。今不知如何乎。一事無成。愧知已耳。

余歸東京。告二兄。二兄亦感女俠。起而顧余曰。吾學方甄相馬。數年果於牝牡驪黃。外得之往哉。往說無名之英雄也。乃相携而出。

於車馬塵市之中。而自覺別有一天地者。無名英雄之寓也。主客鼎坐以談事。音聲微而意義高助者。二兄也。正威儀。默坐而聽者。無名之英雄也。而危其結果。心其成效者。余此時之情也。彼之言曰。兩君之志望誠善。然我時未至。若假以時日。則必可副兩君之望。然兩君意在先。孰支那之言語風俗。則能暫忍而潛於支那商館。以待吾時之至乎。苟無異見。吾自當紹介之任。余等乃謝其高意。且乞熟思。

余與二兄之議。未幾即決。則二兄入支那商館。余至暹羅。分途辦事。彼即薦二兄於橫濱某支那商。且使衣滿洲服。垂辮髮。君平市隱老子化胡。自是隱姓埋名。堅與舊友絕。

交。舍。余。與。無。名。之。英。雄。外。雖。母。妻。無。得。知。者。

暹羅遠征

余之決心於支那問題不復變方針而轉向今者千里不歸投荒披髮乃仍心乎第二之故鄉而然而猶不能無小頓挫夫天之阨余亦奇矣余既決暹羅之行至神戶晤岩本君彼曰近率移民將至暹羅可先期來會余急歸鄉整旅裝再至神戶則岩本得病甚危而移民百人既來以待出發各處新聞紙始逞攻擊移民會社移民使改行布哇而岩本君派與移民會社衝突而移民與移民會社衝突筆爭舌訟出發無期余乃決意先行告別岩本君於病榻。

曾知豪壯奇偉之岩本君。至今而瘦骨其不盈把。眼淚其將欲枯乎。一見余。畧施目禮。發微聲曰。僕今如此。生死未可知也。所恨者。負暹羅商務大臣之托。語絕不能言。移時復曰。聞移民大半改行布哇。主張行暹羅者僅餘二十人耳。此亦天之未棄吾志也。願君代僕率彼等至暹羅。與彼國農商務大臣司里塞克侯。及我殖民會社諸同人謀。以定殖民之基。若如此。豈惟僕之幸。實亦日暹羅兩國將來之幸也。余由此一言。遂敬

諾。

余受岩本君代理之托。移民會社亦公認余爲代理人。約月給四十圓。外旅費百圓。於是航期遂定。

天下聲色貨利死生利害之關。可以拳搥脚踢而破之。所最不可消滅者。其功名之心乎。防之於右則出於左。推之於前則隱於後。是故功名者。英雄豪傑之攝影器也。余當出發暹羅之時。雖出思想。就實行。而其心即發於恢循人道。使幾億蒼生而得自由。然而豫測暹羅事業之成敗。想像支那革命之艱難。常夢見白衣白馬之將。率支那兵突入清國。卒死於敵刃。而備極慘狀。嗚呼。白衣白馬之將。非余之真我。乃功名之我也。浮之我也。蓋缺道義之信念。故心與道不相副。既入。余夢而復墮落之功名之我。乃亦若是危哉。

發神戶。航行五日。至香港。更改船以向暹羅。行八日。將入暹羅半島之風光。何其與大陸相似乎。天水相浮。雲帆掩映。湄南濁流和波浪。而染於海面。青草綠樹千里。一色實與往年上海無異。顧瞻風景。使人追懷長政。當年之事。彼二十之移民。猶且舉目絕叫。

若有不勝感情者。而況於余乎。

船溯湄南河二三時。至暹羅之首都盤谷。余先上陸。至石橋君處。示以岩本君之介紹書。知殖民會社已解散。共乘舟以至司里塞克侯之舊邸。即借於日本殖民會社之曉鐘庵。是時移民雖不得從事農業。然猶幸石橋君等之周旋。乃供役於造船會社。余任通辯之役。從事於殖民事業之調查。畧詳事情。知爲要務。及晤司里塞克侯。乃有殖民會社再興之念。

司間塞克侯何人哉。彼國之貴族。而武功出身之人也。以老撾之役有功。被舉陸軍大臣。爲同族所讒。幸國王厚遇。使爲農商務大臣之閑職。然其人剛膽熱血。有智畧。身在閑職。心不忘英佛之怨。而慨其國之終於無爲。自出資立殖民會社。以圖暹羅之再興。事與志違。而會社解體。

余訪司里塞克侯於邸。彼歡迎入室。先慰遠來之勞。已復愀然曰。日暹兩國之交誼。不自今日始矣。今貴國之現勢。如旭日之初昇於天。而敵國則有秋風殘照。黃葉蕭蕭之感。榮悴殊途。則異日興亡之問題。亦可以決矣。貴國能以保護朝鮮之精神。以及敵國。

敝國國民實所感激。又曰。貴國今續投資而圖殖民事業。吾願表同情。吾雖貧。買此邸宅。可得十數萬金。以爲殖民會社之用。君亦可放手爲之。余遂復有歸國之念。將說會社使再興殖民。合侯之力而共濟。

易變者人心哉。殖民之舉爲前途之利益希望而來。今既求希望而不得。則不惜轉向以求他種利益之更鉅。而此希望之力愈轉愈大。馴至沈穠猛裂。雖有萬死在前。不足以攝之。從古英雄豪傑所以多失足而況乎無意識之平民哉。果也。余所携移民二十人。一旦爲人誘。以貨銀之多。欲就泰爾拉克之鐵道工。泰爾拉克者蠻煙瘴霧之鄉。前日本人亦曾服役而死亡於此。故余堅不從。說利害以阻之。而彼不聽。乃宣言曰。余重諸子身命。而不允行。今如此。余之厚意盡矣。茲以會社代理人之資格。再一言於諸子。不用命者。余與會社之關係皆絕。且微洩余將歸國以望殖民事業之意。彼皆有悔心。然中有六人者不止。乃寫絕緣狀。謂雖有不幸。決不關余與會社。彼等雖絕緣。余乃具酒肴以送其行。曰。余取諸子之絕緣狀者。所以明代理人之責任。至余與諸子之關係。自別有問題也。萬一得病歸。即至余事務所。余歸國。則求救於柳

田君。彼聞之而泣。然無救於其行者何也。非不知勢也。非不知情也。知之而猶死。不回顧者何哉。『黃禾起。羸馬有錢。始作人。』則以生計之。故而墮落其生命者。蓋不少也。

歸國三月

余欲提再興殖民會社之議。故托後事於柳田。搭船歸國。自門司直航宇品。又直向廣島。即日說移民會社。彼云。湏開會決可否。乃待其結果。與諸友相往復。以消遣之。方余至廣島。即致書於橫濱二兄。以報歸國。二兄復書曰。事畢即來。既而電促余。乃急馳往。則二兄病臥。形神銷鑠。聞余至。乃強起曰。吾病欲見汝而愈。又曰。別後於勞働之暇。修英法清三國之語。精神過勞。欲速不達。乃取牛肉溫酒。以供談笑。於是始聞日清戰爭之消息。翌日出東京。述暹羅事件於二三先憂之士。而人皆注意於朝鮮問題。無南顧者。獨吞恨返橫濱。與二兄談。翌晨將告別。彼淒然太息而言曰。姑留半日可乎。余若有不堪之情。縱談半日。移時。二兄更衣起。顧余曰。今至西洋料理居。共酒飯。以誌別止之不可。曰。吾固言。吾病得汝而愈。可無憂。是日則歲之大除夕也。嗚呼。孰意杯酒談心。即兆死別生離之夢。人天揮手。永痛鶴原。至今回首。前塵肝腸寸斷。而當時固萬思。

不到者也噫。

汽車行至神戶。更搭船向廣島。時正元旦。乃與諸友會飲。偶逢的野君曰。我友有末永者。欲與君同行暹羅。既而殖民會社來告否決。乃至若松以見末永。議決立談之頃。約會於長崎。又獨至荒尾村之故鄉。視余母與妻。

居家未久。而余以暹羅之事。心怦怦動。嗚呼。別時容易相見。何難。後水前波。新人非舊。先是余與友人平山君有同行之約。書來促余。余乃至長崎。投宿於福島屋。以待末永。既而余之妻弟。亦立志而逐余後。至是同行得四人也。

長崎爲余與二兄之恩人。即無名英雄僑居之地。余與友人待便船而在旅館。共議將來事業。又談哲學。說宗教。見者不以爲狂。而以爲仙。余與平山。酒末永與前田。競啖羊羹。恣快淋漓。僕婢駭。走在福島之寓樓上。時如破鐘發聲。驚四屋者。末永禪師之喝也。發喁喁之聲。而使人愁。繼以煩悶者。平山君之苦吟也。酒以盎。羊羹以盤。冷而飲。半熟而啖。人呼之謂梁山泊。

一日無名英雄。招余而示橫濱二兄新事實之報告。則晤支那革命黨一人。其要如左。

別後病復發。汝知讀此書之時。正余愁苦中得一驚喜之事乎。有知己宣教師。伴一支那人來問候。病愈往答。則知爲南清改革派之一人。彼由宣教師而知余之品性。且喋喋而述清國政府之腐敗。說在野有志家之意嚮。遂論革命之不可避。既又提出政治家之質問。余唯答之曰。吾奉四海兄弟之說。彼喜形於色。歡迎此言。又著四海兄弟主義之解釋。曰。東西聖人之意志。皆符此一點。然此主義與現勢。猶十七世紀東西半球之相隔也。欲使相隔者而接近。惟有革命。以爲之媒。支那於古來。實革命國。近者西洋民族主義之潮流。益浸灌。蝕於太平洋之海岸。三島風雲亦閤閤變色。吾欲乘此潮流。以達革命之志願。而與君提攜。君盡進而助成之。於是余知爲革命黨之一人。實打明余之本性也。然猶飾爲冷淡。不與之下轉語。彼益深探余之意見。余幾窮於辭。適有二支那人來密談。余乃辭之而歸。要之吾等對於支那從來之推測。決無有誤。今既有深入之機。暹羅之事。從速處置。一旦歸國。相談之事。猶多云云。

讀至此而余若有無量數之電氣襲余身而入。又若有無量數之熱血迸余身而出。余

之喜可知也。二兄當日之喜更可知也。雖然其慎之其慎之。乃執筆草復書曰。拜誦手畢。壯志欲飛。况兄身在其境而接其人者哉。回而思之。對於初見者而漏感慨。決爲空論之人。彼等爲其激刺於潮流之迅。欲亂流而渡。乃入吾三島而物色壯士。其志可嘉。然究宜靜待時機。不宜輕露爪角。使人謂島民固易見畔岸。夫輕生一擲。或使將來謂我與謀叛。受負人相結托。非誠終生之憾乎。雖相天下士。不當如此豫測。然聆音而識曲。竊謂不減師曠之聰。况此非弟一人之言。而□□先生之意見亦如是也。兄如同情。暫忍而遠支那之義士。以大有期於他日者。自命如何。弟神馳左右。惟將乘船以處置暹羅之事。敬祝起居。書不盡言。

書去而余若有餘喜。反覆二兄之函。長幾一丈。字字顯生龍活虎之氣。意吾二兄非妄藻鑑者。乃欲急了暹羅事件。以乘機會。而同行四人。待船三十餘日。望洋興歎。乃於談兵說劍之外。而發爲詩。詒於是梁山泊中。又別開一新生面。

當時暹羅木商山崎君。適歸國。紹介其友八戶君同行。同行者意氣大振。乃各附南字。而作別號。未永君曰南斗。星平山君曰南萬里。前田君曰南天子。八戶君曰南櫻。生余

日南蠻鐵皆負不可一世之奇氣。水擊三千扶搖。九萬意氣飛揚。復登酒樓爲竟日之痛飲。臨行而南天子作長調。南斗星萬里。二君和之。漉笛一聲。遂搭美國郵船而向香港。

第二之暹羅遠征

船至香港。值疫氣流行。各汽船皆不得乘客。而解禁之日。亦難豫知。於是同行五人。慨然發行路難之歎。

行路之難。吾等之所豫計也。今八戶君別有問題。而其餘四南皆窮措大。勢不可以十日延。與其岐路徘徊不如舍舟就陸。橫斷廣東西之野。經安南入暹羅。萬里羸糧結成。探險之隊。此豈非男兒快心之事哉。口角飛沫。意氣衝天而述者。南斗星也。而南萬里和之。南天子贊之。惟余以陸行迂折。恐負代理人之責任。故暫置此議。而先提出與船長談判之件。皆諒余之意。余乃與南櫻生乘小舟至孔明號。面船長。述此事。乞請便乘此船。豫定迂回汕頭新嘉坡而至盤谷。船長允之。乃歸旅館報告。皆曰不得已也。議決。乃乘夜陰搭船。

船取順路。先向汕頭。忽墨雲縷起於天末。風雨之表針驟落。九龍港頭揭赤球以警沿岸。俄焉暴風忽來。船傾簸不可止。白浪如山。迎頭打擊。曩時振衣千仞。濯足萬里之概。盡付諸巨浪洪流。而南櫻生如半死之人。南天子如大病之漢。南萬里亦漸變顏色。而不敢動。南斗星倒頭不食。唯余善步善食。洋洋如平時。船停一晝夜。風平波靜。始再進行入汕頭。

出汕頭。經安南。自新嘉坡向盤谷。而余等之慘劇。乃銜尾接踵而來。余等上陸。入事務所。見移民二十人中。病臥者十七。彼皆往就鐵道工事而陷此阨。且有瀕死者。乃賴僧侶使重者入病院。輕者服醫藥。余以一身親看護之勞。而二日之間。死者三人。人命危淺。朝不慮夕。一棺附身萬事。都已雖有金高南山之慾望。至此亦何用哉。

人生如朝露。此誰之言乎。余每思南櫻生之歿。未曾不爲之拊心三歎也。余至暹三日之夕。同行諸友。招南櫻生臨洗塵之宴。余亦姑放棄其來日之大難。而尋今日之樂。歸寓時已三更。萬不料此夜之八戶君。至明日已爲隔世之人也。噫。

翌晨余方起。櫻木商店之使齋吞海書曰。南櫻生於夜病甚危。今招君往。余至病蓐。知

其爲虎列刺病。彼微聲曰。僕不復生。願以患難之誼。帶骸骨歸。余強慰之。未幾醫者至。曰。命在今夕。既而三南亦來。余偷隙至病院。見移民病亦危。及再至。哀哉死矣。鬼伯無情。奪吾患難之友。既悲逝者。行自念也。

南櫻生死之明日。病移民六人先後逝世。南斗星與南天子始下痢。南萬里以內地探險而往。而余之身亦終爲虎列刺之所襲。

天命者。余自信之理想也。惟理想故不能措諸實。而心惴惴焉。自危怵病名之惡。追想南櫻生與移民之死。覺陰森萬狀。疑已置身於鬼門關上。猛然迴首。則尙在床蓐。而院中之犬吠人語及身外事物無一不露淒慘之景。恨天地悲我身。獨不堪寂寥之感也。

天下易死者。體魄不可死者。靈魂而靈魂。隨體魄而將死。未死之時。乃有一種不可思議之境界。故余於寂寥之感。一變而爲愚痴之夢思。苟死支那大陸。殆終沉乎。又思橫濱之二兄。故鄉之妻子。母與一兄。及無名之恩人。思而泣。雖泣何益哉。俄而一名譽之心起。俄而復一煩惱之心起。奮欲斷除。終無勇力。遂疲而眠。眠而醒。醒而思。思疲而

又眠而復醒。心氣萬變。終沈妄想之海。余至是而信。缺死生達觀之明。欲幾道而無及矣。

時余懷中存十餘金。欲爲病友移民啜粥之費。而余之病症。例無得生理。念旣爲數理上之死人。故服從天命。不求診察。而心常冀萬一之或生。海洲君余素輕爲無情之人。至是率醫者來診視。柳田君亦爲余唾罵。乃時來看護。前後從柳田君之議。飲披爾一杯。此爲余返魂之香。奪命之丹。其味至今不忘也。自是熟睡而醒。神氣爽然而余命乃奪之於鬼伯之手。還我英雄豪傑。現世之人。後二日而能步。三日而能噉。乃辭柳田。走訪海洲而謝之。

旣而橫濱二兄書來促歸國。時移民大半逃往新嘉坡。存者惟勇噉牛肉之四五病人。成事不終。將爲世鑒。乃共議方針。皆曰若殖民事業。終於此。無論消亡。司里塞克侯之熱望。異日消息。將影響於國際。愚民不足賴。願吾等四南。自採鋤。事耕作。開殖民之基。以作理想。鄉前途之小影。如何。皆鼓掌曰善。

成事者必有預備。今余等之預備何如乎。余乃與南斗星訪海洲。說以糧食事。又攜通

辯訪司里塞克侯。要求耕地農具。皆大喜。乃勇氣百倍。脫洋服與靴。而穿草鞋。牽牛。擔農具。婆娑於烟嵐瘴裏。椰樹陰中。真態入畫。帝力庵之新梁山。泊於是而成。先是南萬里與益田。爲調查山林事業。而探險南萬里。謂有二三十本之朱檀。益田君以爲有三百本。二人報告雖大差。然皆以爲有望之事業。協力計畫。而帝力庵創業日淺。饋餉將不繼。余乃與益田君同船歸國。適岩本君病愈來暹羅。亦與同行。共由海洲君之援助。得購赴香港之船券。相攜以歸。

嗚呼二兄死

『向國。惟看日歸帆。但信風。』船至門司。而故國山川。倍露其可親可愛之態。三人者不暇領畧。各從注意之方面而行。余至若松訪的野。歸南櫻生之骨。爲盡對於亡友之義務也。又由的野得旅費。欲先返長崎。而致之亡友遺族。何圖。却聞自己之悲報乎。的野君見余而驚曰。君回國何不歸。余怪問之。彼曰。君二兄入橫濱病院。余大驚。即欲辭去。彼曰。願少待。前聞將退院。沈思良久。又曰。令母亦在國之病院。余失色。乃決意辭的野先歸鄉。

歸鄉。家人謂余曰。母二三日內可出院。二兄之病狀亦日起。嫂猶取出二函曰。是十日前來者也。書曰。吾身體虛弱。終不可任大事。此後當誓墓。隱於大谷之山莊。先父別業之地。與農父爲伍。不復作世界觀矣。乃信其言而喜之。翌晨。與一兄共向熊本病院。至病院。謁母。說病中之甘苦。又語及二兄。云四五日內可歸。余亦語九死一生之事。各驚且喜。一兄準備出院已畢。余告母以亡友之遺囑。願到長崎。

余與一兄至停車場送母行。而忽得一平地風波。晴天霹靂之電報。則橫濱友人野崎君所送二兄危篤之信也。余與一兄卽飛車至停車場。遂母之後而歸。

天未明。與一兄至大牟田。搭汽車而向橫濱。知不在病院。卽至野崎君之寓。則知於昨天朝死矣。今在品川東海寺。乃復搭汽車以向品川。

余至品川驛。入東海寺。而心頭之酸。不可止。眼中之淚。如急雨飛瀑之驟至也。旣入門。親戚故舊數十人。與野崎君皆在。室隅置白木棺。嗚呼。卽余二兄所長眠於此。而將永拋棄其擎天擎雲挈亞洲之全局。而還我黃人之大業。乃一瞑而不復視者也。時尙未含殮。見如漆之髮。長垂於後。兩手交於胸前。而唇隙間。猶見雪白之齒。淚絕聲嘶。問

之、而、若、爲、微、應、之、狀。玉樹長埋自由終死國魂安在臣精銷亡嗚呼痛哉哭已。一兄私語余曰。頭之周圍何爲而剃。余默不知答。野崎君又取出一書。曰是由枕中而得者。表面有母上樣兄上樣。下署己名。披之則國歌一首。辭曰。

大丈夫之真心如梓弓 放而死者吾其不英雄

嗚呼。彼如何欲放其梓弓乎。恐余與無名之恩人。莫知所措也。旣而野崎君復出一書。則遺言於野崎君者。囑葬於東海寺亡兄之傍。及喪費所出。悉遵其言。翌日以佛禮附葬之。嗚呼。望八荒之寥廓。何地埋愁。送九幽之沉冥。問天不語。鬼雄作伴。斷腸開碧血之花。石室連床。細語話劫灰之夢。兄則死矣。後死者何以爲情哉。

檢二兄遺物於野崎君之寓。出其衣服。則多支那滿洲裝。搜其書冊。襍具。則不見隻影。由野崎之述。知兄以母病。每發書而言恢復。唯待余之歸來。每日必數問。聞戶外履聲。或門帘微動。必驚起。余問二兄逢支那有志家之事。野崎君茫然不知。唯曰。時有支那人來訪。問以何人。僅曰。支那之學生也。更至病院。問看護婦。則於死之前三日。毀書類而燒之。塵寰委蛻。乃并此手澤之存。而亦羽化之耶。

與一兄歸故鄉。覺此處淚之國也。愚痴之世界也。春非我。春秋非我。秋居於淚之國。置身於愚痴之世界。如自削吾身以責吾罪。蓋使二兄得余當日之書。不枉情而固守秘密。則沈痼纏綿。或不至於此極也。

余思生平遭幾多之困難。不幸如城頭懸布絕而蘇。蘇而復上。至於今而遂欲削迹。人世終爲山中之人。否則甯屠腹自殺。而後就吾心之安也。雖然。余常落於不幸之重圍。而卒跳身以出者。實一片之志望也。而志望之母。惟二兄。故二兄死而余之志望不啻與之俱死。然欲不死。吾二兄則以余志望之能生與否爲斷。而余今於聲嘶淚絕。入山恐不深。求死恐不速之時。忽若有長虹奔赴。活水湧出。以蘇余之志望者。意者其猶二兄之賜歟。

開新生面

嗚呼。余活動之志望。旣絕而歸於淚之國。立於愚痴之世界之時。在暹諸友定責余之無狀。然而余一身之不可保前途之不可以決愛也。而不如其悲矣。旣而在暹友人來報曰。移民一人自殺。帝力庵不可支。余乃謀百金以應一時之急。旣而南天子與南萬

里先後歸。說帝力庵之慘狀。余乃以悲二兄者悲移民。遂與南萬里相攜入東京。入京之志望。在維持帝力庵之策。傍助益田君。使成立山林之事業也。而以一條之導火線直轟裂破壞余之思想。復以接續線使余等轉向於支那之問題者。誰乎實長鍊君其人。

長鍊君非獨導余復入支那之問題。而先使余識改進黨之一人。余之曠目語難於改進黨。聞其名而惡。見其人而思避去者。是先天也。遺傳也。心醉於自由之文字。故非自由之嫡派之真主者。皆厭之。而長鍊君所引改進黨之人。則木翁是也。余不欲見木翁。而長鍊實要之。乃與南萬里訪之於其寓。

人者批評之動物也。初相見。必生是非其人之心。故眼光接觸。必判斷好惡。所謂直覺之判斷也。世稱木翁皆曰策士。然余心中無策士之感。見其飄忽洒落。而即判斷之曰。是好人。彼冷然含笑而問曰。暹羅之事如何。如嘲如弄。然余心中無不平之感。乃答以殖民與山林之事。彼一言斷曰。無益也。人生不知賣買會社。不能殖民。至於山林事業。必先知所出之材木。乃說材木商。使出資本。若無此計算問題。猶無益。乃呵呵大笑。余

強說所得朱檀黑檀之無代價者以自解。而彼更不傾耳。良久曰。先與君說材木商。不得已。則背水商店也。乃作紹介於背水書一封。

見背水商而無效。乃走告木翁。彼若隱知余者。突然問曰。君之一生將何爲乎。余唯答以聽物數。彼又曰。究湏金儲。中止可乎。余曰。謀金儲以行其目的。何能中止。彼曰。金儲一生之事業。有金儲而後天下之事成。夫大丈夫磊磊落落。當從大處落墨。耕問奴。織問婢。何用子之勞心爲。斯時長鋏君暗促余。余遂膝席而告以志在支那。且乞臂助。彼曰。諾。一語之重。九鼎泰山。嗚呼。余之出失望之谷。而再入希望之天地也。其以此爲始矣。

先是余與南萬里同居內幸町之旅館。而得惡疾。南萬里爲携醫生來診。彼勸入病院。乃作書以告先輩雲翁。得四十金。入上櫻木病院。嗚呼。當時若無二三友之看護。與雲木二翁之惠贈。余其爲窮鳥哉。

再入夢寐之鄉國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余雖無狀。尙未遭遲暮之感也。病既愈而

不負木翁之厚意。與南萬里長缺。共受□□省之命。視察支那□□□之實情。退院整旅裝。病復發。南萬里長缺遂先行。余從醫士之勸告。避客而移居大森。

天使余沉疴之不復瘳。而領略藥爐經卷之况味。不知乃授余以前途之大機會也。余病既癒。仍定期出發。訪二三知友。至小林君處。有輕敏而短小。年半百而班其頭之客。知爲曾根君。曾根君顧余曰。僕有老母。明日張壽宴。將紹介一支那人於君。余喜諾。抑不知此支那人者爲誰乎。

曾根君爲余西鄉革命鹿耳戰死之亡見之友。故入門。見楣間懸余兄筆迹之畫。又出示舊函。爲明治六年馬賊蜂起於支那時所寄於在清之曾根君者。書中之一節曰。

先有馬賊蜂起之報。惟爾後如何乞見示。爲島國民實虛生天地。惟有建三色幟。逐大陸民之後。以參鞞。鞞埋骨櫻花之叢。不如馳騁於淺草平原之爲樂。書不盡言。伏而待命。主臣主臣。

此足表示余兄弟之意。先後皆不謀而合也。此又動余今昔之感也。時至入席。曾根君謂曰。今日紹介於君之人不來。君可自訪之。乃出名刺。則表書陳白君。內記橫濱之居。

五〇
所。幸。哉。庶。幾。其。爲。此。人。乎。魄。授。魂。與。神。交。千。里。之。外。彼。此。時。腦。際。直。影。出。二。兄。所。遇。之。支。那。人。之。像。乃。謝。曾。根。君。之。厚。意。而。歸。

南。萬。里。長。鋏。既。巡。遊。南。清。而。至。香。港。暫。駐。以。探。廣。東。之。消。息。以。待。余。至。余。自。東。京。至。橫。濱。爲。訪。曾。根。所。紹。介。支。那。人。之。寓。求。會。則。一。龍。翰。鳳。雛。蘭。薰。雪。白。之。好。人。物。也。彼。見。余。若。有。驚。余。曰。神。交。久。矣。君。爲。余。兄。之。友。彼。凝。視。名。刺。忽。如。有。悟。既。知。二。兄。之。亡。歔。歔。流。涕。仰。天。而。歎。曰。約。再。會。而。終。不。來。思。訪。之。而。不。知。處。迎。不。見。其。首。隨。不。見。其。後。方。以。爲。神。人。豈。料。其。歸。於。夜。台。之。寂。寞。哉。余。乃。實。告。一。切。以。爲。一。部。之。懺。悔。言。漸。入。以。後。之。問。題。

余。非。獨。識。陳。白。而。已。又。知。興。中。會。中。之。內。部。并。知。其。首。領。孫。逸。仙。之。名。出。亡。一。小。冊。題。曰 Sun Yutsen Kidnaped in London 乃。孫。君。自。記。幽。閉。於。英。之。清。使。館。之。顛。末。者。也。余。於。是。知。彼。爲。興。中。會。之。一。員。明。治。二。十。九。年。建。革。命。之。旆。於。南。清。一。朝。失。敗。而。與。孫。逸。仙。共。亡。命。孫。君。去。英。國。彼。至。日。本。既。聞。余。南。清。之。遊。以。爲。願。且。紹。介。其。友。何。姓。而。別。

余至香港。則長鍊既去。南萬里待余不至而將行。遇於船。載與共出。決以翌日至澳門。爲求陳白所紹介之人。欲因以識支那奇士。

余等不知何姓之果在澳門。而南萬里於此識張姓。故余等至澳門。先訪張姓。情懷懇摯。張宴樂以歡待余等。而秘密會事。則百探而不得其要。強問之。唯捉筆書內有康有爲。外有孫逸仙。中國之事。未墜於地。復探以何姓之歷史。則先辨與其人無交際。僅書現在廣東某處。而使余自訪之。

余等至廣東。即於某街得何姓之寓。相見道來意。出陳白之書。彼隱讀竊視。即書曰。二君寓何處。願來謁而受教。乃告以旅宿之所在而出。

余等歸旅宿。而何姓踵至。慨弊政。惡專制。以國權民權爲念。與張君同。一問改善之法。則顧左右而說。輔車唇齒之關係。辯疏其與孫陳不相知。使人疑其首鼠。而爲無血氣不勇敢之輩。余遂自進而說。支那之現狀。天時人事相逼。而入於革命之潮流。有王者起。願奔走於三色之旆。下而爲革命軍中馬前之卒。不應。惟如恐如怖。如復有所要求之中。僅漏一會員之名。曰香港歐□□。與中會之會計。余等乞紹介。彼以無交情不應。

又制余曰。勿用吾名。唯到□□會堂。則可見之。此亦闇夜之螢光也。乃急起直追。如稍縱。即逝者。搭船歸香港。

□□會堂。耶蘇之說教所也。適當日曜。人集聽宣教師之演說。唯余等。非爲求天國而來。乃欲求三色旗。下革命黨運動之一員。而談天下之大事也。禮終人散。見澳門之張。乃就問歐姓。依所指示而通刺。彼喜而迎謁。問以來意。

余等乃言曰。凡禍非迫於眉睫之燃。而爲彼此兩不利一國之人。可當則獨當之。而必提携以互誓者。事有不可已者。存現在之危局是也。雖然。方法亦夥矣。燦陳古方。與夫海外之劑。以疴癢之關。而求道於友邦之士。先生其有以辱教之矣。彼所答者。皆支那人常用之輔車唇齒論。而奮髯抵几。則比何張稍激烈。彼等遂自提出支那革命論。以問其是非。彼鼓掌曰。有是哉。若倉海君而肯助力。豈獨博浪一椎吾事之成實必矣。乃語前年之失敗。與首領孫逸仙之近狀。且曰。如君等志助吾黨。宜急與孫逸仙相見。彼前月已有發倫敦之報。不日當至貴國。彼之所以來。亦欲於三島求俠士。余等心爲之動。乃與南萬里略議歸國之事。爲逐孫逸仙之後。以一觀該黨所謂首領。即吾輩心目。

中庶幾或得之支那大英雄其人者

當時嶺南人士有與孫逸仙相頡頏名聲隱隱動亞陸隱然自命爲中國之一人物則康有爲是也彼等於其思想主張無二則共把持共和民權之說也惟孫取泰西之學康發漢土之微彼養於耶蘇教此育於儒教前者質後者華質則尊實行華則尙談論二者見地雖同其素養性格不相同也如此則孫爲革命之急先鋒而康以教育家自居也革命之急先鋒旣立而仆故逃往外洋使人思再舉之難而教育家之康依然在其村塾猶振懸河之辯而說共和自由放燦花之筆而痛論國政前途似有不可測者人心之漸向於彼亦宜也余亦聞其名竊欲與其人相見適彼以北上不果遂決意歸國以爲擒萬卒不如得一將抑孫逸仙者爲何如人乎

興中會主領孫逸仙

孫文字逸仙廣東香山縣人世業農方氏之幼亦猶執鋤鋤以親隴畝稍長習商業傍修英語漢籍數歲稍積貲英語亦熟乃從香港之洋醫某學及卒業至澳門開藥局而當時南部志士偶有組織支那青年黨之舉此實孫氏顯頭角於政黨之日也辨才如

畫熱血如焚奔走會事積資格得推爲首領則興中會成立之原因兆於此矣廣州爲東西洋文明之交點歐學來航之首站氏既仰吸自由民權之空氣俯瞰民族帝國主義之潮流熟慮深思隱然有帝王思想乃慨然廢醫業而虎嘯一隅當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戰役氏以爲時機可乘竊購入軍器彈葯將起革命於南方準備旣成而馬關條約已開始豪俊雲來會黨響應人騎虎背矢在弓弦遂集兵於兩頭西河香港三處自居本部於廣東省城計時發電何圖天不祚漢慘淡風雲疾雷失箸隱謀忽洩逢官兵之逆擊僅脫身而逃於澳門更密航香港而來日本始改裝截髮航布哇更自美國入英京復爲支那官吏所誑被囚於使館呻吟鐵窗者數日乃以手書置煤屑中傾棄於外得爲內閣大臣沙士勃雷侯所聞抗議得脫乃自記幽囚顛末刊行於英京出版會社暗寓謝忱告別之意載一片耿耿之志而復向扶桑使余等聞之而如流星之逐月歸國以迎此君者豈偶然哉

發香港七日至橫濱欲迹孫氏先訪陳白不值而返翌辰再馳往則尙未起劃然一聲雙扉洞開首肯而出迓者即曾見寫真的支那興中會首領革命黨孫逸仙其人也坐

定。余出名刺。述初交之酬應。彼云由陳白而知余。且知余亡二兄之事。今日得相見。殆天假之緣。嗚呼。『滿堂夸美人。獨與余兮目成。』今日何日。心中之喜可知也。惟其舉止動作。飄忽不重。使人稍生失望之心。既而入洗顏漱口。余於斯時。腦中之旋渦亂起。以爲此人能背負四百州而立乎。能揮政權於四億萬衆之上。而有民主之資格乎。能逐夫華盛頓之後。而與布魯東。巴克。雷。輩相齊足乎。余助其人而足以遂我志乎。余依外貌而試判鼎之輕重。竊不自量也。

英雄不與人以易測。英雄者不可以名求。不可以威儀容貌求。余自恨陷於東洋之皮相學。而向所謂飄忽不重。使人失望之孫逸仙。一變而眉宇丰采咄咄逼人。正襟危坐而開談話之緒。余先發問曰。君以支那革命爲志。願聞君所謂革命之宗旨。與方法手段之詳。彼徐對曰。余以人民自治爲政治之極。則故於政治之精神。執共和主義。然余謂此事直有革命之責任者也。况清虜執政柄三百年於茲矣。我黃帝子孫神明之胃。忘越王之殺。而父而覲。顏以事之久矣。其無天日也。彼虜者愚民之術。日工賸脂屯膏之術。日巧而良田好山不自珍。惜猶復任人取携。夫彼虜不能保。則何如舊主者出光。

復而自保之。此天經地義之不可易者也。此吾徒不自量欲以三色之旂代黃龍之僭號。而天不助漢空遭蹉跌。然不足以灰余之心也。

守如處女。出如脫兔。此非英雄之狡猾手段。而實英雄之本色也。彼其一言一語。熱情奔沸。終示猛虎嘯深山之概。乃續言曰。人或謂共和政體不適於支那。國民不知共和之名詞。誕育於支那二千以前。文明之兆。若是其占先也。我國民之所以思古者。偏慕三代文明之治。而三代文明之治。實捉得共和之神髓。無謂我國民缺理想之資。無謂我國民乏進取之氣。即其饜慕文明。實足顯其有自治之幹局。與資格。試觀不浴政虜之澤之荒村僻地。無在非自治之民。立尊長而聽訴訟。置鄉兵而禦強暴。其他一切共同利害。皆人民自議而處理之。共和政治之雛形。而文明之花初胎之蓓蕾也。吾觀□□壽命亦不過數十年。有豪傑起。拳植脚踢。倒政府而自組織。則我國民之前途。殆未可以量也。且吾主張共和政治。而必以革命爲先導者。非以同胞之頭顱血肉爲兒戲。蓋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經文明之苦痛。夫支那古來革命之歷史。實未有完全之方案。一方搖動。則百方之羣雄起。而割據互相雄長。常亘數十年而不統。一夫統一。

則○豈○必○一○王○之○爲○尊○也○今○我○輩○革○命○尤○困○難○矣○主○客○相○爭○常○有○第○三○位○者○之○干○涉○欲○避○干○涉○惟○有○行○疾○雷○不○及○掩○耳○之○革○命○而○與○行○革○命○同○時○又○在○使○英○雄○各○充○其○野○心○萬○弩○齊○發○萬○馬○齊○足○一○朝○布○置○作○聯○邦○於○共○和○名○下○公○推○有○夙○望○者○雄○長○一○部○而○中○央○政○府○遙○領○而○熟○馭○之○亦○不○至○甚○見○紛○擾○所○謂○行○共○和○之○革○命○而○有○便○益○者○此○也

彼○以○一○種○可○悲○可○壯○可○歌○可○泣○之○語○氣○與○態○度○滔○滔○而○言○曰○嗚○呼○今○舉○我○土○地○之○大○民○衆○之○多○而○爲○俎○上○肉○餓○虎○爪○而○食○之○以○長○養○其○蠻○力○而○雄○視○世○界○若○以○有○道○心○者○運○用○之○則○足○以○提○倡○人○道○號○令○宇○內○余○世○界○之○一○平○民○又○人○道○之○擁○護○者○也○雖○綿○力○不○足○擔○大○事○然○今○非○求○重○任○於○人○而○可○享○事○外○之○福○故○自○進○而○爲○革○命○之○前○驅○以○應○時○變○天○若○眷○吾○黨○有○豪○傑○起○而○來○助○乎○余○即○讓○現○時○之○位○而○服○犬○馬○之○勞○無○則○自○奮○以○當○大○難○之○衝○余○固○自○信○爲○支○那○蒼○生○爲○亞○洲○黃○種○爲○世○界○人○道○而○盡○力○天○必○有○祐○助○吾○黨○即○君○等○之○來○猶○是○也○天○機○已○動○吾○黨○宜○發○奮○努○力○而○不○負○諸○君○之○望○諸○君○亦○宜○盡○力○以○助○吾○黨○之○成○救○支○那○四○億○萬○之○蒼○生○雪○亞○東○黃○種○之○屈○辱○恢○復○宇○內○之○人○道○唯○在○霹○靂○一○聲○之○革○命○耳○革○命○成○而○他○之○問○題○悉○迎○刃○而○解○矣

彼何其簡而能盡乎言貫理義之精吾挾風霜之氣若不勝如燄之熱情燃而向上又不勝如花之辯舌燦以發舒此實自然之音樂也革命之律呂也此真布魯東巴克甯之流亞矣余首肯余心折余私自懺悔彼其胸中具數萬甲兵彼其度量可容卿百輩彼其手腕可以揮斥八極而無忤彼其容貌可以備具四時而有餘余無以盡之矣『百年老樹中琴瑟一斛舊水藏蛟龍』孫君者可謂東亞之珍寶也我島國民所謂俠所謂武士道大和魂者皆不足當一笑嗚呼不愧死其亦當羞死

余告孫君有南萬里願紹介見共席暢談於是有日本政黨談有歐美國是談有支那現狀談有宗教談有哲學談愈深戰愈劇情愈密乃訂期再會歸旅館又出旅館至東京。

余以孫君事告木翁終由平翁之高義館於東京南萬里以語學教師之名義與孫陳二君同居而商推前途之事。

時筑前的野君偶來電促余往云創刊新聞留余助力余乃任番外記者之役凡翻譯訪問發送校正諸事無一不預勞勩異常居數月接東京急電乃辭歸。

余至東京謁木翁。手投數千金而謂曰。聞海外風雲。不久當有變動。暫出遊。其運動汝目的之所欲達者。乃相議。孫陳二君移居橫濱。余與南萬里翻身復入支那。向上海出發。

素人外交家

當孫逸仙避迹扶桑之日。正康有爲得志清國之時。榮悴殊途。炎涼異態。清國皇帝醉心於維新變法。諸說舉全國以聽。命康氏銳意革政。盈廷臣工悉數反對。復傾死力以翼排去北京。政海之風潮岌岌轉動。而康氏猶未之知也。炙手可熱。飛鳥不落。從從哉。隆隆哉。二人遂於上海決議。分途運動。南萬里向北方。余向南方。

余先至香港。投東洋館。竊交興中及三合會中之人。而忽有天外飛來。夢想不到之奇情。壯彩一事起。則由友人宇佐君而得。與菲律賓獨立志士交結之一段歷史。當亞洲大陸風雲未轉之時。而洋面風雲已兩變。其顏色則菲立濱人脫西班牙之羈絆。而復來美國之干涉。不久將有血戰。而余以其時與菲島之人相交結。何其多事乎。余誠不自知。而一聽□□君之演說。則觸余慷慨之感情。彼擊桌而言曰。曩美國與

西班牙戰而使我國爲內應許以呼吸海天自由之空氣而我等乃撞鐘伐鼓建獨立之旆於太平洋之海面擲可驚之代價將以達非常之希望故也事成而食言卷舒我海天之空氣以入於美洲之大陸夫我菲立濱俠義的同胞之頭顱血肉豈肯虛擲爲他人作嫁前者爲自由而與西班牙戰今者獨不可爲自由而與美國戰乎亞洲俠國之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有提一師旅渡海而來者吾菲立濱神聖祖宗之靈實福祚之吾先代菲立濱同胞九頓首以謝嗚呼其情悲其言豈忍多聞哉

唧唧復唧唧惺惺惜惺惺余與□□君交漸熟談漸深彼問曰阿圭拿度從衆民之意向有意日本效秦庭之哭爲將伯之呼余深贊阿氏之行謂政府不助民間必有擺倫樂歡脫其人者彼曰阿氏之意亦決矣但暫爲慰藉部下使無輕舉入內地不日當來余乃與□□君待阿氏而終不至遂託後事於宇佐獨赴廣東省城

在廣東與興中會諸人交益密又由友人田野君得交康有爲一派之士時康執朝權聲望猶日之中天因而門弟子人人以帝師王佐自命龍吟虎嘯氣象萬千然孫黨及他部之人皆目爲變節漢以其擲共和主義而降於夷王故也花葉不對旂鼓日相

當。軋。轢。方。始。而。余。立。於。兩。者。之。間。振。外。交。家。之。手。腕。以。通。其。驛。騎。竊。私。誇。以。爲。歐。美。之。國。際。家。流。未。遑。多。讓。也。

一日余赴革命黨員秘密之會飲酒酣。一人謂余曰。余等雖志在革命。然鮮有軍事。的智識。欲乞君一探察省城之□營。余曰。事固可。但余疏粵語。而形狀非支那人。如何。復有一人曰。以君之風體而髮甚長。能改裝而薙其緣髮可乎。僕現在□籍。常有門鑑。願爲君嚮導。門者詰君。將代應曰。是山東人。余快諾。乃招黨員中之理髮商。薙四圍而效豚尾。戟張之髻。存上去下。一人出市滿洲服。余徐試之。皆環視曰善。乃約明日與□□至□營。乘輿歸旅宿。

未幾而香港友人急電促歸。不明言何故。翌辰。作書以延□□之約。與田野共回。則知北京改革派之蹉跌。有毒殺皇上之報。南萬里偶由北京通信。合表對照。知不訛傳。既而電愈繁。人心益恟。孫黨之人來云。機會至可乘。康黨之人來云。願天眷祐。斯言之不中。日往來於余之旅館者。數爲大增。

既而有電云。康有爲已被捕。又云已逃亡。電生風。說吹萬。各殊。余乃與田野畧議應急。

之法。曰田野君搭夜行船歸萬本草堂。竊爲其家族及門弟子備脫逃之事。余探求事實而打電。事急時。雖幾十人。余自引受。田野君乃告別。昂然向廣東。

翌晨。草堂之學生四人來。皆失顏色。問以來意。曰欲面田野先生。余告以返草堂。皆大驚。乃慰撫之。是夕田野率學生數十人至。曰康發密電命逃亡。自是余之旅館極爲繁盛。

斯時有一電云。康有爲發上海而向香港。人皆疑之。余亦不信。而康之弟子則禮天翹首而視其言之實。乃未幾而帝師王佐之康有爲果搭英國郵船由同國軍艦之保護而安抵香港。由香港政廳之保護安置於警署之樓上。

康既至而門弟子爭先見其師。然亡命而來。悉流丸飛劍之客。溷跡其中。僅許高弟中二人會見。此二高弟常往復於余與康之間。蓋康知余爲孫黨之人。雖感激而未嘗不疑忌。藏己身於秘密。而先以餌之術試余。夫彼亦有心之策士哉。余則坦懷露胸以對門弟子之請。曰以如絲如綸之上諭。而欲掃支那三千年之垢弊者。愚也。垢弊之來在乎人之心。而支那之人心。其視王言如劍頭之一映。久矣。欲使王言而有效。則莫如蓄

雷霆萬鈞之力。鋤殛當道之權倖。而欲收鋤殛之果。則兵與馬之後援也。夫康君有鋤殛之願。而徒賴君權以一紙書而翻轉政府。此其所以敗也。

二弟子又問曰。已往不可追。今後之問題將如何。余遂自爲革命之講師曰。今若以鋤殛權倖之覺悟。而斷行改革。其需兵與馬之力。無論矣。然兵馬之權。皆在政府之掌握。而談論之士。不有也。至於輟耕倚嘯之章澤英雄。秘密結社。皆以倒清扶漢爲旗幟。哀保皇黨。當向何處而求助。汝之張目乎。思至於此。則知革政之難。難於革命。二弟子進膝而問曰。願問所謂革命之方。余答曰。如君等之說。則貴國皇上。世界無比之英主也。國君而喜共和民權。則查理士路。易十六。有慚色矣。而君之皇上。苟下詔自遜位。而爲一平民。順服共和。以待天與人歸之人。由衆舉而登此座。若富貴逼人來。選舉者不在他人。而仍出於君之皇。上則君等之勢力。固矣。何權倖之反動。何倒清扶漢之陰謀。何哥老三合興。中白蓮諸會之相逼乎。此千古無比之英斷。實不愧爲康君之主。即不然而康君自結志士於民間。樹義旂於中原。連下十數名城。氣勢一盛。待皇上之自來歸。亦可也。若兵不血刃。而欲一掃千年之積弊。建五洲各國未有之大業。志願大矣。精

衛之魂其猶蘇哉。二弟子聘胎際。不敢言。懷片紙飄然而去。

余爲此言。蓋重康君之至也。康君一書生。能以手腕運動其獨夫椅上之傀儡。行百日之改革。門牆數千。不乏英傑。南洋贊本家。肯出死力以爲之營救。故利用此機。欲紹介與孫黨結納。更爲暗通。哥老三合諸會。呼起風雲之夢想。乃一吐其方畧。而欲使之聞也。

雖然。余揣康之情。而知余言爲不入耳之歡者。彼方以羨里孤臣。自命而抱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之謬。解竄身萬里。猶感泣皇上之殊遇。擲共和獨立之主張。至今日而三變其說。而欲使爲革命黨者。彼所不能也。即革命黨亦目彼爲變節漢。畔立不成。復豎降旂。以求合。則決不使其立於主動之地位。而聽其發縱。夫彼亦既知之矣。且彼猶自崧高其聲。名醉皇上之馥澤。宵利用改革之情力。而急轉現勢。捲土重來。再執政柄。以遂初志。此則可原諒者也。但徧地鉏斃時無景。監出門。皇皇正不知稅駕於何所耳。然而彼尙有破涕爲笑之一事。則受英國軍艦之護送是也。衆皆欲殺吾獨憐才。其高足弟子。又得伊藤侯之授意。而往日本。思可依賴。惟此二國。至英乎。至日乎。腸一日而

九迴。淚如傾其千斛。而余於二弟子之來言。微覺其師之有意於日本。且望日本領事來見之意。則扶桑俠士。深願盡力於患難之交。乃奮然與宇佐君共至日本領事館。面□□君而探其意。

曾知天末一官。頭銜冷落之領事。却余等之請。不得要領而還。翌日再往。懇仍不應。請用暗號電信。又不許。至三踵其門。乘其不在。而訴康之歷史。與請願於其細君。翌日領事函招余。急赴之。則已變冷面而爲熱情。言欲以箇人之資格。而訪康君於警署。

越數日。二弟子復來。出皇上之密電。則一寄於□□公使□□君。一寄於內閣大臣大隈伯也。余由領事轉電之。而返電不來。門弟子漸失望。既而□□君返電曰。非文書則意不盡。數日復來一書。則爲對於領事之訓旨。余等益喪氣。於是再電大隈伯。則返電曰。如康有爲□□□□□□□□。此轉機也。乃使宇佐君達康。康遂約余會談。

『望門投刺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余之崇拜康君而急欲一見其人也久矣。夫以康較孫逸仙之龍行虎步。則嶺南無我。卿當獨秀。今雖亡命之餘。必猶不失支那人之風采。披帷入謁。則見彼敝衣垢面。愁眉雙鎖。直隱

然○惹○俠○士○之○同○情○余○唯○述○爲○天○下○使○君○苦○勞○之○一○言○彼○亦○含○笑○答○謝○謂○今○非○述○酬○應○之○語○之○時○宜○直○談○天○下○大○事○

彼○自○北○京○改○革○之○起○源○至○政○變○之○結○局○詳○爲○敘○述○滔○滔○數○萬○言○輔○以○巧○妙○之○舌○琳○琅○之○聲○實○有○一○瀉○千○里○之○概○而○其○議○論○之○如○何○歸○結○則○歸○罪○於○□○太○□○以○爲○上○開○罪○十○一○世○神○聖○祖○宗○之○靈○下○負○四○百○兆○蒼○生○之○望○除○之○不○爲○罪○而○反○爲○功○余○反○問○其○除○之○之○方○法○彼○取○例○於○日○本○維○新○之○事○引○津○田○三○藏○說○李○鴻○章○之○負○傷○事○件○舉○朝○鮮○王○妃○事○件○終○漏○欲○藉○日○本○志○士○以○除○□○太○□○之○意○且○使○余○判○其○成○否○余○答○曰○余○以○爲○君○有○倍○大○之○難○題○果○若○此○亦○甚○易○但○以○此○事○告○日○本○直○若○代○表○君○之○無○能○者○君○從○事○草○堂○費○幾○多○憂○國○憂○民○之○熱○淚○三○千○子○弟○豈○遂○不○能○出○一○荆○軻○聶○政○其○人○其○有○之○無○他○求○其○無○之○則○□○太○□○之○身○雖○在○銅○垣○鐵○室○之○內○以○闔○玉○裹○其○頸○僕○視○之○猶○探○囊○也○請○挺○身○自○當○之○一○人○而○足○彼○聞○言○如○甚○慚○汗○顧○盼○而○言○他○事○

後○二○日○康○門○之○弟○子○□○□○來○左○手○掩○面○右○手○摩○余○入○別○室○垂○淚○而○言○曰○僕○今○決○與○□○□○至○北○方○以○行○君○與○康○先○生○所○言○之○事○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矣○康○先○

生。以。君。義。俠。使。來。拜。別。願。君。援。助。保。護。康。先。生。君。此。後。知。有。風。雲。起。於。北。方。之。天。是。即。僕。死。之。時。也。乃。起。而。跪。拜。而。流。涕。

薄。暮。□。□。亦。來。其。言。如。□。□。而。稍。及。國。際。潛。然。垂。淚。余。惟。慰。之。曰。人。死。不。可。復。生。機。可。乘。則。乘。不。可。乘。則。逃。來。日。本。玉。碎。必。非。豪。傑。之。事。也。彼。唯。以。淚。答。握。手。而。別。

翌。日。康。又。遣。二。弟。子。招。余。至。則。執。筆。而。議。一。大。事。所。議。者。何。則。代。黃。遵。憲。而。爲。駐。日。公。使。之。李。盛。鐸。其。問。題。也。

康。之。言。曰。今。與。僕。爲。政。敵。之。大。權。倖。榮。祿。遣。其。腹。心。走。狗。李。盛。鐸。而。爲。貴。國。公。使。是。豫。計。僕。之。爲。日。本。行。而。遮。僕。之。前。以。爲。害。者。也。願。足。下。傳。此。意。於。大。隈。伯。而。使。勿。受。李。否。則。僕。宵。暫。止。行。日。本。而。至。英。國。英。國。之。歡。迎。於。僕。與。貴。國。之。歡。迎。等。僕。所。以。背。此。厚。意。不。西。轍。而。東。其。轅。以。同。種。兄。弟。之。國。故。也。然。使。李。而。終。爲。貴。國。使。此。實。日。清。兩。國。之。不。幸。而。僕。之。一。身。亦。危。僕。與。君。之。希。望。絕。矣。願。吾。同。種。兄。弟。之。俠。士。有。以。圖。之。

彼。之。辭。令。非。不。巧。然。似。巧。過。而。拙。生。焉。者。故。余。不。歡。迎。此。言。也。余。乃。答。曰。足。下。之。欲。通。意。於。大。隈。伯。可。也。然。使。拒。絕。李。者。實。難。若。恐。李。至。而。危。足。下。之。身。乎。則。堂。堂。日。本。國。偵。

探警察之嚴爲世界屈一指。幾見流丸飛劍囊敵人之頭而走於市者。雖然英國之厚意。足下不宜負也。避尹而見邢。則嫉妬之心生焉矣。以余所見貴國與日本乃天然之關繫。如是因緣其決不以足下之一行否而生離合與夫厚薄增損於其間。然則先應彼之厚意而遊英國。次遊日本。實謂遲乎。此不惟有利於大局。亦未始不爲避嫉妬之一法。故足下之遊英國。余亦贊成。彼甚有窮色。乃招門弟子數人來謀。一弟子甚危曰：本之行。余乃罵曰：康門弟子何其怯乎。若師斃於刺客之手。有諸君在。豈不聞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能行則行。否則與師居此。香港終生無爲。康君乃鼓掌曰：足下之言動吾心矣。議遂決。

議決而康君之心甚急。且望余與宇佐同行。余快諾。略定搭河內丸。歸至旅宿。適木翁之滙票亦來。天祐哉。無此余幾不能踏康君之約矣。

康有爲入日本

揮金結客者日本男兒之天性乎。今阿堵之來如釋重荷。乃訪領事告康君之行。且使宇佐說郵船支店長三原君。三原君大奮俠氣。約明日出帆。謝絕英日以外之船客。由

小蒸汽而送至本船。余以秘運貨物。招館員田中君。含意使聲言往澳門。部署既定。先與宇佐上青樓。避客於雪玲女史之家。且告別意。

酒杯未醕。驪駒在門。餘情如絲。縈繞此館。倚窗瞭望。夕陽紅葉。暮靄蒼波。既見港灣之船。已吐黑烟。汽笛徐鳴。鐘已四下。乃痛飲數杯。更衣告別。醉步踉蹌。至埠頭。乘小蒸汽而至河內。康君同行九人。合余與宇佐成十一人。共出甲板。舉祝杯。三呼萬歲。時船排海水。進行益急。廻望香港之山。烟靄合矣。航行三日。琉球一角。隱然在望。康君乃執筆而賦感懷曰。

海水排山通日本。天風引月照琉球。獨運南溟指白日。鼉鼉吹浪渡滄州。

第五日夜半。船投錨於神戶港外。不便入港。仍被酒而眠。偶有船員呼余起。出而會見。則□□省□□君及警部□□君也。云乘夜陰可上陸。乃喚起同行。乘警察之小蒸汽。至埠頭。導入警署。又使康君改服裝。待天明。搭汽車向東京。車至新橋。則知南萬里自北京携梁啓超於七日。前歸日本。梁者。康門之高弟也。際其國難。余與南萬里各伴之而歸。蓋亦天緣奇遇哉。乃導之入旅館三橋。

翌日孫逸仙君來訪。欲余介與康君相見。康君托事而謝絕之。孫君之求見康也。蓋對於彼之現狀。不堪同情。一相見而慰異鄉之托命。所謂古義照人心也。然康君之避而不見者。亦有理由。蓋孫君之價值自民黨之一面觀之。則希世之英雄銅石範而香花祝者也。自清帝之一面觀之。則背叛之逆賊。以十萬金購其頭顱而不惜。而孫君之視清帝亦爲不共戴天之讎。至於康君者。雖一朝蹉跌。受刊章之捕。蹈海亡命於千里之外。而鱗幻綦迹。夢想三天。尙冀賜環。有日宣室重逢。爲僞朝建不世之業。故自行迹而言。不能與罪人相交接。自利害而論。尤不願與政敵相周旋。此所以望氣而却步。舉扇而恐元規之塵污也。

然而康君之胸。尙有一重夢想。則以彼之地位而欲達其希望。以說山縣大臣。彼必寄吾同情。允派兵而牽制。守舊黨以挽回勢力。此由其自負心與自信力集合而成。而此心與力之反動。爲失望爲怨恨。亦自然之理也。大隈伯所以得避之而却繫。今日之聲望者。內閣瓦解之賜也。大隈內閣既瓦解。山縣內閣復組織。而其遇康君則甚落落也。於是彼等益傾心於大隈伯。然伯今已非當路之人矣。既而我國人士亦漸以其歡待。

康君者變爲憎惡而康君遂無所爲至不得已而上歐美之途也

世界古今之英傑皆比較表內之人物也時無英雄雖孺子亦可當大將至於量才六合論交五洲則曩時萬人膜拜之徒至此而不得不門巷蕭條無人迹此亦無可如何者矣小巫見大巫鼻之輿者又有鼻之輿豎盡千古橫盡六合英雄豪傑類皆如斯夫不見李鴻章乎奪天下於洪氏之手而還之愛新覺羅其延清廷命脈者復數十年可謂功矣而豐亨豫大使滿人之由驕侈而生腐敗由腐敗而生墮落則爲罪至於三韓一戰海軍熠夷尤爲罪也若夫斬殺同胞坐長賊餒尤罪之罪也嗚呼彼於世運大局有何寄與有何影響有之則辱國而已亡漢而已而人皆稱之曰英傑英傑則何以故以彼無以上之人物故以彼於比較表上爲支那之獨一無二故

康個人也聲望不隆經驗不廣然以草莽書生五上書而與萬乘爲緣厲行改革與盈廷之臣工反對孤身當熊赤手捕蛇開支那前古未有之局面使四百餘州之人圍視起而聳耳聽一時榮祿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之徒無所措手足雖其計畫一朝失敗而所施設燦然可觀李何足以比康哉支那人才之少無過今日猶其府而闐然徘徊

其鐘。塵。而。黯。然。彼。手。掌。武。衛。之。怪。傑。與。夫。揚。子。江。頭。之。二。豪。直。如。空。中。旗。影。閃。閃。亭。亭。飛。鳥。不。落。其。實。何。嘗。有。一。毫。重。人。道。懷。蒼。生。之。心。况。於。餘。子。哉。與。此。等。共。事。而。劃。百。年。之。長。計。猶。與。跛。鼈。說。千。里。之。長。途。也。而。康。於。茲。益。不。失。爲。支。那。之。英。傑。矣。

康君始來日本。爲世人所喧噪。余亦以導康之來。所至受欺待。魯運排難。公卿倒屣。韓康買藥。婦女知名。余之招某子爵而入。待合松榮者。此時也。與藝妓留香。女史相識者。此時也。以貧無一錢。衣不蔽體之窮。措大。一旦而交結。二女將豪飲酣歌。了不問前途之何若。來日之大難。逋負山積。時康君已構家轉寓。南萬里亦爲湖南之游。洒闌鐘動。人影漸稀。而舊情冷落之吞字君。乃復出而相聚。

吞字君自與余約入支那而不成。中道棄捐。江湖落魄。潛居箱根山寺。聞余携康君來。馳訪余於三橋。議將來之事。互有所期。而適見余之酣艷窮愁。不忍獨去。遂約赴木翁於大磯。賈帶得三圓。脫旅館。指新橋急行。

至大磯而木翁方病。窮竄累主。終乞旅費而入吞字之舊巢。一遇井上之友。復訪松榮之肆。既思山中高臥。無開展局面之機。居數月。乃復議出東京。入對陽旅館。

對陽館者在芝愛宕山下。去今十數年。余以垢面蓬髮之奇態。出東京。求下宿。皆不敢留。惟主婦誤余爲行者而宿之。主人亦有奇氣。常被酒。歡呼以歌。爾來漂蕩四方。不常厥居。每來東京。常往過訪。空桑三宿。佛豈無情。因緣所結。非偶然也。

南洋之風雲與吾黨之活動

夢中想像天外飛來。則有菲立濱。大統領阿圭拿。度率部下而立於戰場。之報時。則明治三十一年二月也。既而南萬里自兩湖歸。云由□□□之先容。得與哥老會員交結。孫君部下之興中會員。亦漸思亂。屢電起事。而孫君以準備未齊。傳令以戒輕舉。晨謀夕畫。終不如意。終由孫君提議協定。竊率會中人至菲島。投阿氏軍。速其成效。轉餘勢而入支那內地。以起革命軍於中原。

時孫君寓橫濱。一日來對陽館。屏人謂曰。以君之手段。得無送軍器於菲島之能。余詰其故。彼潛聲答曰。現獨立之委員在橫濱。僕與君共有渡菲之志。故往訪其人。彼大喜。且托購入軍器。僕受重托。義當盡力。而未得其法。願君爲菲島之義人。余遂以門外漢而擔任此事。時吞字君適寓家。余與南萬里允議不決。遂不得不借決於木翁之智。

木翁謂余曰。凡私運軍火者。必避警吏之目。吾與汝非其才。商人又貪利而忘義。宜擇忠實有肝膽。具商人之手腕者。沈思曰。使中村背山當之如何。彼近對僕屢言。非島事。或有意往。諸君試說之。且彼有急功名之心。諸君爲彼當作功名地。無不成。皆稱善。

余等往訪背山於其寓。吐露秘懷。彼欣諾。嗚呼。安知他日失敗之原。肇於此人哉。

計成而背山中六即着手於其舉動。非島委員則托全權於孫君。而背山中六與孫君之間。余與南萬里爲通信機。於是警察吏之視線皆集。

一日。余受對陽館主之警告。是夕。即見一偵吏佇於門。余與南萬里命車疾走。曲折以入。待合松榮之肆。即招留香女史來使飲。不至。使主婦自往招。十二時歸。曰有探偵四人立門外。藝者不敢前。皆逃歸矣。無如何。乃與南萬里就寢。

翌辰起。招妓呼酒。偵吏以佇雨不堪求會見。乃上樓共飲。酒酣。南萬里挾一偵命車走北郭。翌朝歸而偵吏不從也。蓋南萬里挾此偵共上青樓宿。事爲他偵吏所知而免職矣。乃大笑。

軍火至而非島革命之準備成。安置船舶。乃求同志之士。得遠藤四郎君。時爲□軍大

□。乃辭職。率部下五人渡菲。而南萬里亦仗劍從之。轟轟哉烈烈哉。此皆俠國之人。而現代革命軍中之大將也。

先是余與更石君相知於筑前。君有大志。曾入朝鮮助東學黨之亂。又入西比利亞。往返浦聖之間。偶來東京。談生平之志望。意氣相投。乃隱助余等之事。

既而香港有飛電至云。廣東內地末派之人。漸將舉事。孫君急使余往視察。更石君亦向西比利亞。吞宇君遊湖南。三人乃相携下九州。臨別。更石顧余曰。準備成。望發電來告。乃共祝前途而別。余向長崎。吞宇君向熊本。

至長崎。搭香港行之船。航行一晝夜。見右舷半島。怪問之。曰。朝鮮半島也。始知此船迂回經芝罘、上海、福州、廈門、汕頭而至香港。乃問航行日程。曰。十八日。此非意外之沈滯哉。然無如何。被船載至芝罘。又從至上海。

上海者。余夢寐之故國也。東亞同志多居此。然余今爲查察革命之運動而來。任重心急。乃蟄居船中以待發。既而船揚帆進行。而風暴起。復距吳淞二三里處投錨。嗚呼。不知天將何怒乎。

越二日。船過福州。猶顛簸不止。余獨傾杯酒。晚餐出甲板。則新月掩面。夕陽如死。對此茫茫。百端交集。乃成不規則之放歌。其言曰。

日已暮矣。惡風大浪。愁煞人舟中。三日斷絕梯子。聲空中。海燕戛戛。鳴欲語。心事恐有魚龍。傍船聽。今夜半之丑。吾故鄉骨肉。將爲何如情。破窗風不息。欲坐蒲團。心暫
宵。

雨耶。雪耶。浪花破碎。明月濕耶。舟行破浪。吾心其比舟尤急耶。前路茫茫。何處得安身之港而息耶。

思之思之。眞夢境兮。三十年來。吾無定兮。一夜之夢。與百年之夢。無別兮。如夢婆娑。闇夜而見明月兮。

余疏韻事。不作詩。不爲國詞。今爲此作。候虫之鳴乎。噫氣之發乎。船至福州。聞船員報云。昨日布引丸。沈沒於上海。又云。布引丸爲三井會社之船。余雖聞此言。飄風過耳。直不知關於吾徒之生命者。

發福州。至廈門。更寄航汕頭。至香港。入東洋館。偶來一三井會社之友。余述布引丸沈

沒之吊辭。彼淡然曰。此船雖屬於私社。二十日前。已賣於中六。故此損失。皆歸中六。此一語也。如晴天霹靂。直震盪余之靈魂。口不言而心如割。乃飛輿而至陳白之寓。復同至溫底阿。見委員長阿君。

陳君先問曰。日本有電報來乎。彼掉頭鳴舌而不應。少頃曰。有一電。然字句不甚了。要非吉事。余乃述疑義之故。彼遽發問曰。其船名何。曰布引丸。彼擊桌大呼曰。天哉。淚歛。歛。墮座爲之寂。既又問曰。中有二個不明之字。想爲日人之名。余曰。非高野林二君乎。彼拍手曰。是也。溺死矣。以巾掩面歎太息曰。吾受任以來。誤於購求軍器之事。已三次。吾有何面目見大統領與國民乎。唯自殺以謝罪耳。言極悲痛。四座復寂。

事敗垂成。英雄短氣。同志二人。慘葬魚腹。有志者所同悲。然而眼淚非成事之物也。陳君慰之曰。革命家苦心所存。古今一轍。君自求一身之安。而取死可也。其如炮烟彈雨。間數萬之同志。何今君一身直關於菲。鳴之存。敗終當一噴一醒。再接再厲。而求應變之策。無自短氣。余亦自勵而勵彼。乃相約勿報此事於菲島同志。

翌日再訪阿君。則少有生色。曰。集在港同志而議進退。皆謀再舉。仍乞日本志士之助。

余等之氣乃復振。繼續運動。事亦次第進行。其終末遂如何。嗚呼。終末遂如何。布引丸沒矣。高林二君蹈海而死矣。遠藤南萬里以下之同志果如何。嗚呼。遠藤南萬里之同志果如何。

形勢急轉

先是湖南同志哥老會頭目畢□□君書至。云將率數人至香港以議大事。陳君乃止。余行內地。而待其來。既而畢君不來。惟紹介其同行者於余與陳君。書中附畧傳。簡明痛快。如叙三國志。水滸傳中人物。乃先面□□□□兩君。舉止風貌。甚有古色。彼之言曰。世運大開。國情亦異。吾等今日對滿虜對歐族。八面受敵。安可復自相殘。今之來。爲乞諸君之教也。畧述三合興中哥老合一。而推□君爲統領之意。且曰。狐鳴篝火。可行於陳勝吳廣之時代。若今欲舉事。而無國際之炯眼。與夫外交之敏腕。雖以埃及亞刺飛之才。猶且敗於一旦。故吾徒欲革政治之命。不可不先革社會之命。而欲革社會之命。尤不可不革心理上之命。嗚呼。此余輩多年之大心宿願。而今出於此人之口。英雄所見。大畧相同。然此亦非偶然也。千里紅絲爲南萬里之一行。而有此天作之合。

也

斯時導引之畢。君以囊澁而留海上。乃與陳君議助之。既而畢君來。合并之議未開。而師□□劉□□二君繼至。然人皆疑師君爲通康派。欲斥使去。余爲恐秘密之暴露。務歡待而使歸化。一日。余與陳君至彼寓。適師君自廣東歸。而變色曰。今日廣東有飛報。長江一帶。吾黨蜂起。今諸頭目遠出。而末派諸子。矯制起事。不急往。恐不能統治。言次頗蒼皇。一座爲動。於是衆議不決。陳君以問余。余曰。是或者風說之爲。若果有之。吾同志之人。當電達。不然。領事館必受其報。君等皆懷抱百年大計之人。奈何以一言遽失常度。且僕嘗窺其內容。而知必不與於吾黨之宗旨。不信。僕請發電以詰同志。而俟其復以決吾言之中否。師君默不言。而有慚色。

翌日。余記數目於紙片。僞爲暗號電報。以安衆心。於是皆憎師君。乃托名管理同志。議給資使歸。其後唐才常起勤王之師。義旂未豎。而有漢口之獄。師君果爲之盡力。乃以同殉。嗚呼。大好頭顱。無多價值。然安能投保皇黨。而效其死力哉。

師君去而人皆有安色。乃開合并之議。與議者十二人。曰。哥老會會□□山主□□□

君。□。山主。□。君。□。山主。□。君。□。山主。□。君。□。之股肱。□。君。□。之股肱。□。君。□。之股肱。□。君。三合會頭目。□。君。與。□。君。與中會領袖。□。君。□。君。□。君也。風雲際會楚粵一家。即推孫君爲統領。改會名而稱。□。堂。□。會。定綱領三則。插血誓之。鑄印章以捧於孫君。此實亞洲民黨結集大會之新紀元空前絕後之快事也。

合并之議既成。乃招衆張宴以爲祝典。來會者十六人。余命供生魚一尾。皆聘貽相顧。余曰。此吾國武士赴戰場時之禮也。今三會和同將一舉。以倒清敵。結束而去。建白玫瑰之旂。凱歌而還。戴桂月之冠。故設此爲諸君賀且生彘之肩。樊噲拔劍而割。君何憚此。生魚爲衆皆曰善。舉箸食之。魚躍而出於皿外。快呼之聲動屋。旣而角酒爲勝。十六人中無與余敵。皆呼爲酒豪。嗚呼。回首往事。乃博得一酒豪之名哉。

旣而衆人皆定方面而就歸途。乃分爲三道。一部向廣東廣西。一部向福建浙江。一部向上海。皆爲會中同志報告決議之結果。余亦遂決不入廣東內地。與陳君歸日本。面孫君以陳事情。且捧。□。印章。爲勸進之使。

發香港之前一日。余復識支那革命之少年軍一人。則史堅如也。弱冠之年。風姿如天女。彼由陳君之介紹而來。欲去上海。從哥老會之同志而遊湘楚。又聞三會合併之信。以爲千載一時不可得之奇遇。欲急起直追。格於母兄之命。故利用余名。僞爲游日本者。彼之言曰。僕奉四海一家人類平等之訓。故信獨一主宰之神。謂四海之民皆斯神之愛兒。此所以厭弱肉強食之世界而欲實造自由平等之天國者也。又曰。今律殺人者罪當死。顧殺一人。何如殺萬人。夫入關南下之兵。揚州嘉定之慘。於律應擬何罪。又曰。殺人者不必其有形也。彼剝良民而絞其血。以供一噉者。奚啻什百於盜跖。人謂支那不改革。吾謂欲改革。直還噉其血而奉以礮火之力耳。革命是也。嗚呼。彼年不滿二十。而懷抱如是。後起有人。支那其未有艾也。

此夜余與友人飲於野村酒樓。偶有連呼余名而入者。相見不相識。及握手。則南萬里也。斷髮剃髻。着染垢之白衣。因舉杯互祝。畧述菲島之件。及逃歸之狀況。余亦訴以後之情。互稱無恙而別。

船過上海。至橫濱。入孫君之寓。談自布引丸沈沒。以及再舉之事。彼云。軍火已備。爲政

府所嚴視而不得出。乃稍強人意。回東京。再入對陽館。

狼嘯者。舊時之南斗星也。暹羅事件以來。不相聞問。偶來訪余。共謀資本。於是紹介中德君。有所運動。此惠州事件實際之初着也。自狼嘯居對陽館。而對陽之梁山泊於是復開始。

眇能視而跛能履。坐愁行嘆。終非成事之道。則或者風雲其再興乎。夫菲島軍器之準備。既受政府之嚴視。而使壯士意氣。寢以銷沈。今吾輩用之以入支那。而張革命。成則轉入菲國。再謀獨立之機。常山之蛇。互爲首尾。有何不可。議倡於孫君。而余贊之。中德君誓爲援助。狼嘯又加入同鄉先輩日北。更發電浦壩斯德以招更石。

更石歸而暗集壯士。余等則從事軍用之籌畫。偶有蹉跌。不能如意。乃決議下九州以補其缺。與日北等共向筑前。僅得數千金歸。既而吞宇自漢口。歸南萬里。自香港歸遠藤。自菲島歸羣雄。嘯聚而對陽。梁山泊之繁盛。斯極。

人多則食費。數千之軍資。供旅館數十日之食。遂不資於用。乃決議張背水之陳。進行革命於支那。

大舉南征

旌旗一閃。笳鼓三鳴。三十年夢想之支那革命至此而選將登壇。乃有開幕之日。余等之喜可知也。孫君乃使南萬里先發香港。已與鄭君陳君吞宇更石及余繼之。日北遠藤二君又繼之。田經狼嘯留筑前。從事於所計畫。俟其準備。率部下而來投。

行期已決。革命軍大將肅肅其行。第一隊先發。而第二隊大統領與余等繼之。至橫濱。搭日本丸以向香港。座間孫君乃言曰。吾於保安條例期內。不能留香港。故直行西貢。以待日北之至。而向新嘉坡。滔天與更石吞宇先香港上陸。行某某之事。事畢即向新嘉坡。以覘其情。其以後如何。在能集多額之軍資。否則返而入廣東內地。是其大要也。時余獻一策曰。聞康有爲在新嘉坡。若能以三寸舌降伏其心。而使復建共和之旗幟。握手協力。事無不濟。請往說之。皆贊成。

船至香港。有支那艦一艘。爲迎孫君而來。孫君不應。而使余與更石吞宇代之。彼胡爲而迎孫君乎。孫君何不自往。而使余等代乎。抑所辦者果何事乎。

乘支那艦。引導者於日清戰爭役北洋艦隊之驍將所相知之□□君。又□□君之子

□□君。以英語試雜談。相對微笑。夜十時。至廣東。入某大紳之邸。有所密畫。既乘夜。陰向香港。時孫君已發西貢。乃上陸入東洋館。事關他人。故此。次奇妙之消息。奧秘之扁鑰。余不能宣露者多也。

至香港。見南萬里。知舊友玉川君。以將行暹羅。旅用告竭。余曰。近日或有樂事。不可知。君若有心乎。留此處待余自新嘉坡歸。共入支那。彼欣諾。此實玉川君加於同盟之原因也。居三日。余與更石吞宇同行。時則北清拳匪之亂。將次爆裂。各國急張軍備。徵兵入京。以救使館。皆共起奮。曰。時哉。不可失。

至新嘉坡。投松尾旅館。以待孫君。日北。此地雖無知好。余相識。患難之康。有爲。潛居於此。而欲與之聯合者。此行之絕大希望也。欲面康君。乃先訪其股肱邱君。以求傳達。彼欣諾。偶有爲康派機關新聞執筆之北村君來訪。低聲謂曰。道路傳說。有日本人來欲刺康。彼等竊致疑於君。夫余知君與康之因緣。故竊爲辯護。天下安有殺人曾參。酖人羊叔子哉。余笑曰。人果未易知。能生人者。必能殺人者也。彼無言辭去。

翌日。康之門人湯生來訪。出一書曰。康先生之現象如此。若有言。乞告於僕。僕當傳之。

康先生。觀其書。是康遣邱君而通其意者也。文意如左。

滔天君。僕之恩人也。今在此地。實願早見以慰飢渴。奈政廳之保護過嚴。終日如在牢獄。其果得相見與否。猶不可知。若不幸而不能見。乞君代僕送百金以贈之。而滔天君有對於僕之要件。則願使門生湯生傳達於僕。湯生爲僕所信任。雖如何秘密之事。無須過慮。

懷疑者。惡感之母也。惡感者。訣絕之始也。彼既由疑生懼。余則因感生憎。然而不能無言。以爲訣絕之布告。乃答曰。康君之言。吾知之。聞道路之風說。而疑余爲判。軻。政。欲以百金而求保險於日本。刃之下。爲語康君。吾自由之身。而君亡命之客也。今來見君。爲欲謀將來之大事。且慰君之陷於悲境。非猖狂乞食。求康有爲之百金而來也。湯生察余怒。力爲辯解。余不聽。愀然辭去。

翌日。北村再來訪。曰。前所言之事。康派中如爲大問題。羣聚偶處。會議此事。有大島者。與康派善。昨者訪邱君。則見共議刺客問題。又討議使康見君之利害。彼等實迷於判斷。而大島君爲之辯其妄。彼等猶未決也。余大怒。乃立作一書送康。

南海先生足下。別來無恙。惟道力堅忍勝常爲祝。夫亡命者之不無憂。讒畏譏猶得志者之不無趾。高氣揚也。乃者同吞宇更石。遠來南天。念存故人。聞諸道路。云有刺客發橫濱而向此地。言出於悠悠之口。而入於先生之耳。橫加猜疑。示予決絕。僕始聞而懼。中而疑。終乃失笑。我日本有一狂生加刃於俄國皇帝之御前。又一狂生狙擊貴國李中堂於車上。其他以國人而屠國人者。不可勝數。我國實饒此等之狂漢。是世人所共知也。然而異鄉亡命之士。來托迹於此。狂漢國者日多。何也。此等狂漢。宵加刃於萬乘之主。而不加刃於亡命托生之士。想我國士道雖頹。猶存一分之俠。俠者是我國人之命脈。而亦弟之私所自負者也。弟與先生訂交國難之際。肝腸如雪。實共歲寒。今者懷一片之私憂。與滿腹之奇願。來訪知已於千里之外。何圖昨日知交。今日讐敵。侍者不察。橫冠以一大恥辱之名。世事之表裏。人情之反覆。如夢幻。實足使人驚倒。吾友日北君亦欲來見先生。已發香港。現在航路。若聞此事。感慨又當如何。嗚呼。『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鷓鴣竟未休。』海天萬里去矣。南海謹裁。一書以致於善泣皇恩而不解友誼之人。以表訣別之意。幸自愛。某頓首。

對於刺客問題而怒者。豈獨余乎。吞宇更石亦忿之。而稍失望。以爲彼豎子不足成大
事。支那人固多猜疑哉。

初余等至新嘉坡後一日。更石突而言歸國。余怪問之。曰唯欲歸國故歸國。別無理
由。余強留彼以待孫君日北之至。既而日本之船來。而孫君等復約三日後至。此時更
石之歸心如箭。斷乎不可抑按。乃聽其行。彼臨發謂曰。我昨得奇夢。同志相携而上旅
途。吾先乘車。馬驚軼。回首君等。皆躓於途。此夢洵奇矣。然夢也何爲而測之哉。

新嘉坡之入獄

余送更石既行。與吞宇沽酒謀晚酌。又招吉村君下棋。余坐傍撥琵琶。作關西大漢之
聲。以爲笑。突來一人問曰。宮崎非先生之姓乎。余曰然。彼首肯而去。既聞靴聲。則入無
數穿警官服之人。一見余。揚聲大喝。余不遑思索。即起問以何事入余室。彼捕余手。撫
余身。以檢其藏兇器與否。此不問而知爲刺客問題之發現也。

余先發問曰。君此來爲何。一人出票曰。此非君乎。余曰然。而吞宇此時猶爭勝敗於棋
局。一人問彼爲誰。曰吞宇亦捕其手。撫其身者如余。既而出票問更石南萬里所在。余

答更石已歸國。南萬里在香港。乃無言。相顧私語。

既而一人取鉛筆與紙。向余質問。其質問之條目。一余等來港之目的。二與康有爲之關係因緣。三來港以來。欲面會康之計畫。然余來港之目的。不可言也。答以周游世界。爲訪友而滯留於此。而第二第三之質問。余說與康相識於患難之因緣。進語。夫康以刺客問題之疑忌。出示與康訣別書之原稿。此審問不下二時。彼等若不疑。相顧復私語。

審問終。乃檢貨物。而見日本刀二口。則彼等之氣頓揚。曰携此器胡爲者。余此時遽爲國粹家曰日本刀。日本人之生命也。猶耶蘇教徒之帶十字架也。而不知余國之風俗。而何驚彼等亦不窮詰。一一檢點。終見紙幣約三萬金。彼愕然。乃詳檢其數。再納之革囊。謂余曰。政廳命拘兩君。余乃窺隙而囑吉村曰。佛國郵船入港。願告曰北避他處。遂警護而出。分乘馬車二輛。至警察署。

巡查數人。導余入薄闇之廊。開鐵板之扉而入。余與吞宇共坐地。既而旅館主人送舖程來。遂相與橫臥。彼倒頭入睡。鼾聲大起。而余若有不可名言之感想。來詞余魂。襲余

夢。

一聲入耳。則推扉而入者。爲伴行監獄之人。即整衣服出門。再乘車至監獄。

至監獄。下車。一警吏先入。使守門者開正門。若迎余。入門。則兵士四名。携銃劍立於門兩傍。警吏二人導余前。兵士二人從余後。此是殺人犯之模樣也。入內門。則牢獄之口。駐看守長。看守長先照警察吏之送狀。記於簿。更檢身畔。一物不留。既畢。又送他室。有黑人使余背椅立。他一人測余身之長短體量。細查全身。雖腫痕黑痣。皆記於簿。

余等所住監獄之室。不甚廣。不敷以磚。兩隅各置一床。傍有大板箱。可坐可藏衣。一隅置旋器。一隅置水桶。便洗與飲之川也。門裏以鐵。中穿拳大之穴。三面皆壁。鉄窗承塵。坐床仰觀青天。如罽檻猿縛體籠鳥摧翎。余顧吞宇。不覺微笑。吞宇曰。吾視此間。恍如客舍。較諸日本。殆遠過之。蓋彼在鄉國。曾爲醉酒演活劇。而失三日之自由。信矣。斯道中有先覺之人也。

吞宇又言曰。子無多感。二人同居。監獄之異數。言未畢。砉然開扉。警吏入而視余等。高聲曰。看守長。移一人去。於是吞宇之所謂異數者。被奪矣。而鍊臆之下。余遂爲獨嘯之

人。

以莫須有之疑。受不自由之痛。六日之短期牢獄。余視之。有六十萬年之長。初日適日曜。無審問。正午十二時。送運動場。與巫來支那。印度之未決囚。四五十人雜操作。日本者。余一人耳。吞宇則非在同一之場也。同舟共濟。胡越一家。余一表親。熱於同囚。而彼等亦以其親熱。向余彼等之中。有殺人。放火。強盜。竊案。毆打。賭博。諸犯。即世所謂惡徒之集合處也。然鐵壁之中。無惡行。以其同志。則相揄。故彼等寔自成一家。族一社會。懇親共愛。世界同胞。舉動談笑了無飾。諱世謂殺人謀叛於彼。寔爲名譽之尤。雖聖根佛性。未有良於此者。而余入此爲同囚。中所推戴。乃雄視而爲之長。

此日二時。有送飯與魚肉煙草菓子等物至。看守長曰。他囚雖有送入。決不允君。日本之紳也。已更進而爲滑稽之色。曰。君有多金。笑而去。猶聞門外與旅館之女。作喃喃聲。已復來曰。食畢則送第二號。又曰。函件之事。可悉告我。當爲君傳達。異哉。余至此爲獄中之紳矣。

午後四時。以號令復入監。至五時。則闇不能讀書。乃晚餐。餐畢即眠。翌晨六時。出運動

場。十時入監。十二時再出運動場。四時復入監。則一晝夜八時間爲運動。其餘之十六時間爲拘禁。余此行不啻調查監獄而來也。此日無審問。入夜而囚人之歌。聒於蟬噪。甫經喝止。斷續復起。壯哉。彼等有自由死刑。或終身爲懲役。而毫不芥蒂。大膽之將。無神經乎。又念孫君曰。北在此日之來。將何若乎。

三日六時。看守長來曰。今從我而水浴。可晤君友。至則吞宇果在。相見一笑。因謀答法廷質問之要點。既而有情之看守長。復來曰。今日有審問。嗚呼。審問哉。是囚中之一希望也。乃與吞宇共着衣。互笑而別。入運動場。同囚之友皆云。先生今日有審問。若相祝出獄之期。近而喜羨者。

十時復入監。橫臥於床。眼觀書冊。心馳法廷。遂審問之妄想與幻影。而以心試演之。十二時。復出運動場。未幾卽傳審問。同囚之友。皆勸余衣美服。余乃更衣。從看守長出。審問所。在獄門之傍。看守長導余前。二兵士捧銃劍從之。行至階上。見余國之副領事及通譯官。停立。復導入隣室。卽所謂法廷者也。法廷之中央有一方桌。中坐者爲審問官。其傍則殖民地太守也。桌之左側有陪席。判事在焉。而吾之副領事通譯官占座其

下。右側有警視總監與警部長。此兩人卽入旅館而拘余者也。使余隔桌相對立。警官二人交挾余。背後則兵士二人。余乃張目四顧。而爲周亞夫語曰。吾安知獄吏之尊乎。審問方始。彼所問與余所答。略同旅館。但紙幣過多。爲彼注意。兵不厭詐。英雄所以欺人也。彼乃問曰。此行何需而携多金。余曰。漫游他國。而可以乞食。行天下萬國。以爲奇聞矣。彼曰。余之家富乎。余曰。貧如洗者也。曰。然則貧者之家。必地布金。而天雨粟。余曰。貧者。余而不貧者。余之友曰。然則汝之資。皆汝友之財乎。余曰。然。彼如甚不解者。復問曰。汝與彼以何等之利益。余曰。利益之交換。商人之事也。我國志士中。無之所謂志士者。資財相通。緩急相扶。是志士之常識。而我國所以立國之要素也。彼益疑。顧問吾副領事。領事領之。次又問曰。携刀劍者何意。余又以武士道大和魂對。復顧我領事而得其領。又顧通辯而問之。色乃解。

審問亘三時間之長。吞宇繼之。旣以薄暮。輟審。看守長曰。明日當有無罪放免之消息。余固自信爲無罪放免者。然聞此言。不勝大喜。

此夕。以看守長之厚意。得面會旅館主婦。而此厚意。寔以主婦前定賄賂之約故也。勿

謂西洋之警官爲不近人情也。彼僅以二十五金之故而使會多情之主婦。忠寔之從僕。一旦購自由以還余。夫自由則豈有價值哉。

此時主婦從僕。猶齎一重大之報告曰。孫與日北已上陸。在化鉄爾。隨員三人在敵館。於是。以爲彼等安全在外。則余等如有百萬之援兵。不日將潰圍而出。意氣頓昂。乃告別入獄。

天旣明。看守長導余水浴。與吞字摘話審問之大要。浴畢。復出運動場。囚友來集。合祝出獄之喜。

旣看守長招余。以爲放免之消息。而不料其爲審問之召喚也。乃整裝出法廷。太守自占正座。以謁審問之勞。而其質問之題目。則自孫逸仙君始也。

彼先問曰。汝知孫逸仙乎。余答曰知之。彼曰。如何知之。余乃答曰。五年前相識於橫濱。彼更問曰。汝知英國之毛古倫乎。此同盟中之一人也。曰知之。彼又問如何而知。余述由孫君之紹介。彼又問汝知福元乎。曰知之。旣問知小崎乎。余問其名。則雪昌也。余聊有意外之感。其與孫君同舟。而不知曾來否也。然小崎君余之知友。乃答以友人。彼又

問中西十太郎。余益爲意外之感。然是亦舊友。乃答如前。此時檢事起立而示一短刀。曰認此刀否。余心以爲孫興日北之同行。非爲拘禁。乃答以認識。於是太守更發問曰。汝由支那政府之依囑而有暗殺改革黨首領之心乎。余至此不覺氣之衝神之旺。口河目電厲聲答曰。余開明世運自任之人。寧寄同情於孫康而爲政府之敵。豈肯受彼等之依囑而爲世界唾罵之人。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子何言之戾也。彼又問何故好與支那人交結。余曰。憐支那之孤弱。而希其改善。彼問何故不勞心於他國。余曰。此屬於一身之主義。不涉今日之事。君若願聞。請爲出獄後友人而對談。彼無言。而質問之鋒已挫。

彼以通常問話而問東亞同文會之事。又尋東邦協會亞細亞協會之趣意。其意殆欲知日本國民對清之意向。乃掩飾答辯。此日之審問亦亘三時。既問吞宇。亘二時許。既歸。看守長喜謂曰。是終結也。明日當有放免之消息。夫彼之喜。非僞造而然。余等出獄之時。卽彼懷二十五金之時也。

翌晨。余與吞宇共受至政廳之命。乃整裝至門外。有馬車。分乘其一。警吏從之。馬走十

餘町。達政廳。至樓上。待一時間。警視總監來伴至一室。太守議政官書記皆在。太守乃含笑而問曰。今定汝等之罪。爲欲殺支那改革黨一人。無異議乎。余曰。冤獄不能服。彼又笑徵吞宇之意見。吞宇厲聲而鳴其非。奮髯而辯其理由。彼忽掩之。曰。此非既決之問題。今將欲定其罪條。請暫離席。警吏乃導入別室。

待命三十分鐘。又導至議席。太守乃朗讀判決文曰。今裁決二子之罪。新嘉坡執政官。以汝等認妨害保安。故由此管轄界內。爲五年放逐。仍問有異議否。余答曰。認者獨斷之語。然余豈阻害君獨斷之權乎。但世界爲人類之公園。而君奪余公園之一部。劈頭記念。永、永、不忘。彼笑曰。五年之後。仍得自由。復顧吞宇。吞宇怫然曰。對如此不法之判斷。余終不服。然君執政權之人。余又不欲於苦熱地。爲無用之爭而沈滯。謹從命。

彼先問出發。答曰。搭最近歸國之船。彼曰。下等船券。政廳給之。中等以上。當自辦。乃答爲上等船客。彼又含笑曰。君無傳此事於長西君乎。余反問曰。長西君來乎。彼掉頭曰。據聞已來。余始知其來在此地也。乃曰。長西君將與康上歐美之途。願爲余傳好意。且願爲康祝長途之珍重。彼又問曰。君無傳言於孫逸仙乎。余曰。願告孫君。明日歸國。彼

首肯。又曰。孫謂君所攜之財。乃彼之物。余忍笑而答曰。趙璧不能爲秦有。然彼與余殆通財而相助。彼曰。孫逸仙長西小崎福元毛古倫大約與君等同船歸國。

事畢。余乞此日歸旅館。不許。再乘馬車至獄。與吞宇同居。五日不見談積如山。夢遊天園。身在地獄。鐘動鷄鳴。而出獄之期已至。

起而浴畢。看守長導至獄內之寫真所。有技師來。各撮二影。一正面全身。一側面半身也。既而時至。乃以不用之品物。悉分同囚。且握手訣別。彼等甚有惜別之意。人情哉。我無惡意。則人皆善我。其有妨損人之生命與權利者。罪在社會。而不在其人。即隨境遇而變其心也。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余於是益增一重之理想與閱歷矣。

出獄門。警視總監與警部長。攜革囊候於馬車。出向埠頭。下車上船。先見孫君日北。乃相抱祝無恙。日人之來送者。充滿食堂。而長西君亦在也。余以爲彼與康上歐美之途。今此來送余。故以此心對彼。彼忽指總監曰。僕爲此奴。拘禁二日。故乘船歸。乃怒睨曰。還我短刀。其狀如猛虎之將食象。總監無語。乃出返之。即前日法廷所示之刀也。

送君自崖。君自此遠。余乃下食堂。各舉三鞭酒。以述別意。既而船報出帆。送者登岸。半

時間。人影不見。又與同行者舉杯。醉倒而眠。醒出甲板。夕陽將下。夜色蒼涼。巫來半島。僅見於雲烟之間。痛定思痛。感慨方來。乃舉手呼曰。不見汝者。須五年。

大本營 佐渡丸船中

驚魂定而勞苦慰藉之事起。余既陷於重圍而孫與日北之援兵如何而至乎。日北乃言曰。余船至埠。卽有形色倉皇之人來言。不可上陸。余乃與見孫君。咄嗟間。領事館員亦來忠告。乃知康有爲之刺客問題也。政廳之疑。乃在多金一端。君之辯。不足釋彼之疑問。於是孫君面太守。以此金爲彼之寄存物而釋其疑。故太守擲揄君。夫彼之所疑。誠是也。長西此來。乃爲康所招待。而上歐美之途。同舟見嫉。亦受兩日之拘禁。此何爲者哉。

新嘉坡之計畫希望絕。則不得不歸香港以規形勢。萬策定而後入支那。此船中正常之問題也。余等雖爲五里霧中之人。然舟行風順。已見香港。乃豫定四時間入港。繫於對岸九龍。余與吞宇上陸以窺形勢。既訪南萬里遠藤之居。忽吾國領事飛函來招。急往見。則曰。香港政廳甚注目君等之舉動。恐有幽囚之患。吾雖能證明其非。然瘴瀉卑

濕。久居亦非衛生。君如有不得已之事，則已。否則錦城雖樂，不如還家。余乃謝之。言決志歸國。

返同志之寓，則英國警部長已來訪。不值而候於船。知不可留，乃搭蒸汽至九龍。警部長出一紙曰：政廳有命，照保安條例。君等有正年之逐放。余笑曰：香港無康有爲，五年後康有爲如來，此則如何？乃歸船。

香港之希望又絕，則余等當達之地點何如乎？首領孫逸仙雖得香港政廳之默諾，入廣東內地，然受新嘉坡事件之餘波，而其事不行，將暫歸日本。於是集議進退，至晚而不決。

電燈一閃，而佐渡丸之船室，表裏通明。亡命之士，乃復開秘密會議。孫君先提議曰：托日北君以香港準備之全權，而使□□南萬里諸君輔之，復舉□君代舉義旗於內地。遠藤爲之參謀，合日本諸同志以占領某地，兵進一半而至廈門，滔天從余密行臺灣，以便聯絡。取同一之方向，衆意如何，皆不敢言。日北則抗議曰：余等在外而爲政廳所嚴視，則在內之影響可知。君此行恐流此土同志之氣，而吞宇滔天，或受縲紲之辱。據

余意乘此夜陰上九龍。疾走入內地。行迅雷不及掩耳之革命。則事可成。余等皆贊之。孫君掉頭曰。此無謀之極也。如投肉於餓虎之前一般。余復說歸國之不利。彼頑然不顧。厲聲曰。余之生命。負四百州之重。謀畫雖不成。終不來自棄之方法。余曰。歸國則事不可爲。無寧死於此。否則解散同黨。免至以革命爲口頭禪者。

余更進而弄嘲罵之言曰。革命非算數所能解。待成算而行。則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已。懦漢乎。余自是不能與共事。孫君亦怒曰。而欲死。何不蹈於海。免致入內地之勞。時日北已歸寢。孫君叩余膝曰。君何愚。余曰。君何臆病。孫君猶強叩余膝曰。君豈不知余非臆病漢。又豈不知余非惜生。而窮追余如此。果何心。潜然垂淚。少時。吞字去。孫君亦去。是時。佐渡丸尙未開行也。

余方欲寤。日北來叩扉。曰。甲板上。有警察。余出視之。則英國警吏與支那巡查數人。佇立兩隅。復見水上有警察之小蒸氣。乃知孫君有先見之明也。叩其扉而謝罪。且願聽指麾。

夜半二時。乘酒力恍惚之際。余復睡而忽有有叩余扉者。啓視則霧鬢雲鬟。乃余所識。

之政子女史是也。彼曰：有西洋人叩余門，言君在此船，勸速去，強捉余臂而來。此不問而知爲毛古倫也。以本部之方針未定，此所以受黨員之迫促也。此所以致本部員之腦痛也。此所以需酒與政子女史之力也。此所以有毛古倫君也。

翌辰，孫君招余密議，曰：曩余見香港太守，言彼欲使李鴻章提兩廣，以宣告獨立。而余佐之以敷新政，彼密爲其保護者，以得各國之承認。李既默許之矣。拳亂日亟，廷旨內召，乃復深晚節不終之懼。今將提一旅以勤王，太守之意欲扼之，此處以要其行。今日十一時，約相會見。夫彼若慨然應諾，則余亦使解保安條令，而相與上陸，以起獨立革命於南天。君意何如？

孫君復言曰：李無理義之信念，又無燭察大局之明。八十老翁，帝王之思想已淡，故太守之會見，其勝利寔不可知。唯豫想萬一以徵君之意見耳。余曰：事能進於密會，已可。至將來之希望，由君之方寸與手腕而定。孫君然之。遂去。日暮有報曰：李已北上，革命之軍俟以異日。

十九世紀國際問題常着服於表裏兩面，揮陽陰之手腕，以與其上下相交，各國皆然。

而於支那爲尤甚。蓋各國於支那在北京則皆滿清之保護。而於他方則爲民黨秘密社之機關也。例如甲國結拳匪而起事。則乙國必結政府而定其變。乙國結政府而謀事。則丙國又結秘密會社而敗其成。總之則利己心而已。今香港太守於拳匪事件。欲起孫李而爲虎嘯。一隅之獨立。且加以助力者何哉。蓋以勢力範圍香港寔爲彼之藥籠物。南清之事不足慮。所當先制者法國而制法國之人。莫如李鴻章之傀儡李。旣允而試。革命之運動者秘密社也。於是不得不需孫逸仙矣。故孫李握手。直可兵不血刃。一旦而使兩廣獨立。已乃自立於上。而駕御之。此其理想也。而此理想與實際相距。僅一髮間。然竟消沈於一髮間也。而孫君與余亦欲利用此手腕。以達其希望。而後處置之。惜乎其不能成也。

此日黨員來訪者踵相接。入夜復決議。皆從孫君之旨。曰日北籌香港之事。若準備不如意。則以現在之力舉事。舉事之時。以□□爲大將。遠藤揚□□參謀之。日北爲民政總裁。南萬里爲副。分撥旣定。更授大將□□以軍事之方略。其餘日本同志皆助之。而入內地。玉川乃田伊藤皆在香港。而待雲行風起之時。議旣決。佐渡丸乃拔錨。

經綸悉破

久別而益親。故國之山川也。一旦歸而琵琶之湖。其澄秋波以映余芙蓉之山。其嫋修眉以迎余乎。此因余之有所思而然也。彼山川其有何情乎。

雖然無情者山川而有情者則留香女史是也。余船抵神戶。乘瀛車至橫濱。別孫君入京。與吞宇共潛於芝浦海水浴。由更石末純。知以後之情況。更知狼嘯田經在上海糾合同志。既諸人漸來視余。於是東京梁山泊復出現。不數日行囊爲輕。而留香女史聞聲而來。彼於余出發後移居於不忍池畔。再委身於浮川竹之流。今止與母同居。而招余往。余從之。始入於藝者之家。而吞宇君亦與其姊君相交。

以鬥雞射雉徵歌使酒爲英雄之間事業。余寔不然。今當革命計畫百尺竿頭轉進一步之機也。在京同志日集□□會而議方針。更石君督部下同志四十餘。行附□君之軍。其內有發東京而下九洲者。既而遠藤突自香港歸。數日日北亦歸。於是孫君大失望。以爲首領去所部。則同盟之團體必散。而支那同志必大喪氣。彼如絕望於南方之事。欲自進而起波瀾於中央。止更石及部下之行。又通信狼嘯。止同志之南下。與更石

外二三士向上海。既而南萬里亦歸長崎。晤孫君同行上海。

獨立之革命未起而保皇黨支派唐才常受康梁之嗾舉兵漢口謀泄而敗當道索維新黨甚亟支那志士受其影響孫君等至上海一無所成欲轉行臺灣更石以心在朝鮮不允乃獨與吞宇上渡臺之途。

「渴不飲盜泉水飢不食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余等立於盜泉惡木之世界不忍食息而欲起革命以迴復亞洲之新天地乃與熱心共和之孫君籌畫四年而終無所成就此後之事業何如乎而余於心灰望絕之餘忽有差強人意之事則臺灣來電曰六日惠州義軍起於是奔告同志與遠藤至橫濱既而續電曰急送軍器夫軍器本爲非島志士所購爲政府所嚴視而不得出猶保藏於小倉商店非島之事旣不成孫君乃借之於其志士欲爲己用今殆及鋒而試之時也遠藤君先當交涉之任而後余當其衝然因是而知采辦者中六之非行致誤大事初進而爲偽造私書之發見一轉而爲黨之問題再轉而爲除名問題事走歧路空費時日惠州之事止而孫君亦歸即續爲裁判問題也得麻翁之調停草草結局而孫君之意氣猶未落即命余使上海。

則最後之決策矣。

余至上海。猶有希望。淹留數日。不成而歸。孫君亦豫知事之難成。故不咎余。而曰。天不亡漢。非戰之罪。留此以待後圖。於是轟轟烈烈之新中國。幽幽慘慘之革命軍。百望全去。

孫君告余曰。君去上海。同志中惡聲於君甚矣。乃出一書示余。曰。君視之勿怒。成則爭功。敗則嫁罪。古今人之恒情。夫英雄志氣如螺旋槍彈。在破疑難之空氣。以向前耳。君勿失向前之心。待余讀畢。即燒之。呵呵笑曰。君胸中如有一點不平之動。亦如此燒棄。余聞之爽然。

歸東京。叩木翁之邸。翁笑曰。同志中有惡口。明日。余置酒肴爲君調和之。明日。同志皆集。主人先言曰。不逢不語。彼此之情不通。今此會。溫同志之舊交也。且飲且談。酒三巡。更石君先問曰。中六事件如何。願聞其詳。余曰。余欲不守秘密之德義。無麻翁允許。則不吐露。此日麻翁當來而未來也。彼固強。余斷不允。於是彼之質問。一變而爲嘲笑。余亦大怒。兩不相讓。而革命軍之大將。遂挺刃而自閔。余搏不勝。破其額。血流至襟。諸同。

人。強。制。之。入。別。室。醫。來。施。療。十。數。日。而。愈。至。今。前。額。有。半。規。月。形。之。癍。觀。余。真。知。其。爲。失。足。之。紀。念。也。

與孫逸仙書

余受更石君創擊之時。不覺苦痛。夜深人靜。則悲憤中來。思人情之可怖。疑憎我者之必多。則孫君之心果何如乎。得無遂羣疑衆謗以擬我之後乎。果如此。不如自進而述中六事件之經過。以釋其疑。病牀馳筆。終草一文。以致之孫君。文曰。

逸仙先生足下。辱交於茲。垂四年矣。以大君子之容人。而效奔走於三色之旗下。謀事不成。屢遭蹉跌。然不足以灰僕之心也。乃者讒口中傷。惡聲四出。以先生知僕之明。本不待乎陳辯。第吾兩人心性。尙未至乎至聖靈通拈花微笑之境。距離又遠。難保無風雲阻隔。故謹述中六事件之經過於左右。表明心事。先生若有疑乎。願得此以解之。無則笑而棄之。

方先生在臺而電促軍器也。僕與遠藤木翁。豫想方法。皆知急送之難。然其始中六實以全權獨當交涉之衝。末由窺其機奧。適中六有巡遊他方之說。遠藤遂詰以準

備而止其行。否則請立代人而當此事。彼不得已而囑遠藤以委任狀。此遠藤出中六而與小倉相接之原因也。

遠藤訪小倉。要求彈丸授受之事。彼曰時有不利。故不能引渡。遠藤曰。今當急送之時。豈費代價而無權催送。彼曰。品物雖屬於君。然定運送之機。我權內之事也。是在與中六所契約之箇條中。遠藤聞之。且驚且怪。強求檢查寔品。彼曰。此品今在□□□倉庫。雖吾不能易見。且二百五十萬品。如何檢查。遠藤曰。吾奉職□□。略諳此道。可以方法概定之。彼悄然曰。此品原廢物。不如輸國外以占巨利。此中六所賂與君等之利便也。遠藤聞言。益驚且怪。蓋小倉之意。誤以遠藤爲與中六同臭之人。於是馳告木翁。又以電話招僕。至是而中六之非行明矣。

小倉與中六。旣肥私而誤公。則彈丸之運送何如乎。乃電告先生。而先生復命曰。急送代金。至是木翁乃親訪小倉。彼曰。以一萬二千五百金買返可也。翁曰。對於六萬五千。而所償不及五分之一。未免太酷。彼急遮之曰。否。吾所受者五萬金。而此五萬中之利潤。猶多歸中六。與夫關於中六方面之人。於是知中六之所私寔不少。乃強

請出三萬金。彼乞暫緩回答。繼請再獻二千五百。則計以一萬五千金而買返此丸也。

木翁謂余曰。中六之罪不可道矣。雖罪而責之何益。若設法使彼以所肥者仍獻於公。合之小倉之一萬五千金。以應前敵之急。然彼常貌爲貧而介。苟直接交涉而使償金者。決裂之事也。故宜含意小倉。使中六與彼爲表面之談。冀小倉或有勸告。藉小倉之名而出金。其如何。

方惠州之軍報起。僕與遠藤早至橫濱。既屢聞勝利之電。魂飛肉躍。寔恨不能飛渡支那海而奔走麾下。雖夢中絃索如聞大軍凱歌之聲。而所以絆此軀者。寔中六之事也。中六歸而僕往見。依木翁之意而演謎語。寔則要其所肥之一萬五千金也。彼如有覺悟。尤與小倉談判。

次日復訪中六。未得要領。而木翁以電話招余。則遠藤亦在。於是知中六之馳驟。乃與吾輩日遠。

遠藤報告曰。吾面中六。適彼向小倉而歸。見余憤然曰。木翁不義無情之儉。至小倉

而詈吾者何事乎。吾與彼爲政友。而視之。曾商人之不若。言次。殆如狂人。窺其意。蓋彼至小倉。而勸出金。而小倉亦以彼所行之。非爲勸。於是不得不取證。木翁之言。即五萬金與六萬五千金之別。彼自知衆口不理。狼狽周章。而演此狂劇。然而此一事也。事之外。猶有事。則私書私印之僞造是也。

翌日。僕訪中六。而遠藤先在。僞爲不知。而問小倉之返答。彼強言厲色曰。吾自後不與彈丸之事。僕問以故。彼復罵木翁。僕曉之曰。事非木翁。而歸孫君。非孫君一人之私。而天下之公議也。君與木翁有爭。異日可也。今奈何以私憤棄天下之公義。不速了此事。彼復如狂劇者。揭無條理之言。僕遂怒之。與遠藤熱罵而出。於是第一平和之手段破。

中六旣不可喻。而小倉亦非願捨其資者。但矢前與小倉德商之間所換之品物交換書。又不能不煩中六。於是日北任其勞。由中六之手。而得德商之書。以了結小倉之方面。

中六旣奮自棄之勇。而張背水之軍。與木翁爲敵。乃游說黨之一角曰。木翁之傷吾。

欲摧舊革進黨之勢力也。此時木翁猶秘中六之非。而世皆知木翁與中六不善。且有詰問事寔者。漸爲黨中之一問題。而木翁猶不輕發。惟密告黨之二三領袖。時則先生已從臺灣歸。而發見私印私書之僞造。

一日有小島君忽然來訪僕。謂僕曰。昨中六求會見於吾。吾不見中六久矣。其必關於君等之件者。訪之如何。此日本翁行仙臺不在。僕勸往。歸告曰。中六外強而中乾。其意欲應機使吾當調停之役。翁聞言甚喜。於是復從事於平和之落着。

既而中六賴小島君來求會見於木翁。翁答曰。會見可也。然吾與中六不單見。須有一二友人之臨席。就麻翁奠北岡浩中選之。會見之處。亦於三人之家。乃定奠北家中。而請麻翁之臨。至期。翁使僕作僞造書之寫本。懷之而臨會場。歸報曰。中六之演說甚長。其巧辯足以飾非。說畢。余無言。惟出二僞書示之。彼不能禦。遂服罪。

此會見爲秘密之會見也。素不發表於人。會合之人。亦爲中六守秘密之德義。況中六既服其罪而願償。則一縷之希望。又自此生矣。何圖朝報偶揭中六之非。將驅逐於名譽之世界。而絕政治的生命。其狼狽無論。又偶有更石君求會見於彼。君以膽

力鳴。彼有罪惡而恐怖也固矣。中六之意以爲是木翁所教。翁欲自明。惟有乞記事之中止。且寬期面會。而朝報竟不收其銳鋒。并僞造書而亦暴露。此非對於中六死刑之宣告乎。於是彼益探毒血之決心。而第二平和之手段亦破。

中六之方面如此。而木翁之方面又有新生之問題。則於黨內之處分。中六是自僞造書一顯於紙上。向翁而促此處分者太急。翁亦無由曲庇。竊勸告以退黨之事。中六不允。乃以總務委員之權力而除之。

平和手段既破。所存者最後之一策耳。起訴是也。然中六曩對木翁而言償。故先生携書而訪中六。而中六之答如彼。先生怒之而欲起訴。乃托法律之事於三善君。復以更石所薦無報酬之梅井君爲副。此僕與先生共歷之事也。

僕等既採最後之決心。以對中六之毒血。而却以二木君之一言而轉向者。此不得不述於先生者也。二木君者。僕之親戚也。送書招余。時富井君亦在座。二木君曰。君之意欲陷中六於死地乎。曰否。然則本翁如何。曰與僕同意。彼掉頭曰。木翁之窮追中六。實過酷矣。曰新聞曰除名。以此二事。天下既目木翁爲無淚無血之人。今又聞

起訴中六。是豈欲斬中六而反自傷乎。僕陳辯事之經過。而曰木翁豈不知一身之利害。但思對於孫君之義理。想自己之責任。不得已而出於此。彼甚有解色。忽一變其語。調曰。然乎。是寔君所以酬木翁知遇之時矣。僕問其故。彼答曰。吾之比於世人。多悉木翁之心事。然居外部而觀。且思木翁之無情也。且夫中六鬼域之技。雖不可道。然君非曾一信賴而依托以大事者乎。彼有罪。君等不明之責。自在其中。何不大大君心胸以迎中六。且使木翁脫世人之疑。僕聞言心動。然知中六奸智。能對敵情而弄緩急。故所言終無濟也。臨去。彼云中六今日來乞調停。

既而木翁電招僕。言麻翁來訪。竊言窮追之非。吾反駁其言。彼去。使吾傳言會君於紅葉館。此日蓋與先生一會於小島之寓。訪辯護士三善而不值者也。麻翁之言。畧如二木。僕畧述其事之不得已。翁曰。事情吾知之。但我木翁之良友也。想君亦然。而君孫君之至友也。君與木翁致力於異鄉。亡命之士之高義。吾甚感動。但中六與木翁亦爲多年政友。如爲活孫君而殺中六。是豈仁者之所爲乎。木翁云。吾弄奸智而啜亡命志士之膏血。不有可洒之淚。是理也。理雖爲理。然人間之淚。不洒於理而流。

於情君等若強遂行其決意則世界之同情寧傾於中六却上木翁以無淚無血之徽號夫何不勒馬懸崖以保全木翁之譽而遂孫君之事但君若有其心吾請當中六之方面願君不言額之多寡以返金員余諾之此實平和之着之再起者也。

麻翁又曰君若容我之請則中止起訴僕曰非也余等約三善之會見猶餘二日想君與中六之談一席可決翁又曰吾甚疏於金錢之事願得好顧問乃推小島君。

二日後僕與先生往訪三善乃知對於中六之罪雖有定法然事涉隱謀關於日清非德四國之件關係之人又不可不受一應再應之調至於終局約費數年故先生之意亦動又恐爲中六所知乃故示麻翁以進行起訴之狀終以中六之一萬三千金來草草結局此又僕與先生共歷之事也。

事實如前所陳令請括言其要則不殺中六而立義於先生者木翁最初之希望也寧殺中六受無淚無血之嘲而立義於先生者木翁最後之決心也而救中六於九死復欲自出千金以補中六而先生不受者麻翁之至情也僕不幸而承乏於其間又不幸而洞察兩翁之心事又能知先生之狀況殊不感施爲之苦無所狐疑而當

其衝耳。

僕言盡於此矣。中六之訴不成。而僕反若起訴於先生者。知先生之笑其愚也。然使僕至於此愚者誰乎。陳其情於左右。希與先生之交情。完於萬世也。先生其鑒之。幸甚。

惠州之革命

惜○命○惠○州○革○命○之○事○之○不○成○惜○哉○惠○州○革○命○之○事○之○不○成○

惠○州○之○事○承○菲○島○獨○立○之○後○而○起○者○也○南○洋○之○陣○雲○既○被○海○風○吹○散○乃○捲○旗○息○鼓○以○入○亞○陸○種○藥○雲○彈○雨○於○珠○江○五○嶺○間○吾○輩○之○苦○心○可○知○也○非○島○之○事○盡○人○能○言○惠○州○之○事○余○請○述○之○

方明治三十三年六月。孫君與余發橫濱而問香港也。密傳令於廣東之部將。命招集

壯士六百人於三州田山寨。三州田在廣東大鵬灣附近自香港舟行一日之處及至香港。略發布置施設之令。自經

西貢向新嘉坡以規遠勢。余等既畢所事。待孫君於新嘉坡。擬同歸間道入三州田。自司機以待革命爆藥之猝發。而適因新嘉坡之疑獄放逐。五年孫君亦不能留。遂廻鷓

首而東復向香港。

三州田之山寨。既爲革命軍之根據地。六百壯士。齊集以聽將令。而洋鎗僅三百。桿彈丸各帶三十發。幸黨中有通省城某營之隊長。孫君給資使密買兵器。又命買收小漁船。直入山寨。而又有香港總督之疑忌。不能潛入大陸。乃傳令固守三州田。以待後命。更廻鷓首而東。以向日本。

至是而革命之事。幾不成矣。蟄雷未鳴。陰雲且散。雨師風伯。分道回旗。孫君歸數月。有所計畫。百無一成。三州田之革命健兒。軍需將匱。漸分散於附近同志之家。以八十人留守。惟近鄉樵牧。誤入山寨者。皆囚拘之。使不得出。於是風說漸起。一吠聲。百吠影。六百有餘之同志。遂有數萬人馬之謠。兩廣總督乃命水師提督何長清。率虎門防軍四千。進軍深洲。陸路提督鄧萬林。率惠州防軍。填紮淡水鎮隆。以塞三州田之出路。而清兵聞我軍勢盛。不敢深入。殊不知內容寡弱。此時若以八千兵長驅直搗。則六百健兒。可一朝就縛爲革命軍之犧牲久矣。敵兵計不出此。我軍乃致電大統領。乞其速進。孫君仍傳令曰。若天機已洩。宜暫解散。而寨內之人。以天險足恃。又知敵軍之不遽入。復

致電曰。若能送彈丸於某地點。當引軍來就。乃指示廈門。時則大統領秘密行在在臺灣矣。即電余請急送軍器。而中六之非行遂於時發明。

山遙水隔。孫君之傳令未達。山寨而水師提督何長清已移前隊。二百人駐沙灣。哨騎及於橫岡。將進探三州田。我軍思坐以待敵之不利。不如先發制人。趁一擊以喪敵膽。某日夜。領袖黃□遂率敢死士八十。襲敵軍於沙灣。陣斬四十人。奪洋鎗四十餘桿。彈丸逼碼數箱。敵不知吾衆多寡。皆駭潰奔還。軍聲大振。

海嘍搖搖於虎門山上。轉射新安之城頭。曉風微吹。見三色之旗。和霽雲而飄颻於野。則革命軍同志五六千會集此處。欲待三州田壯士之至。以共薄新安城者也。我軍既破沙灣之敵。方待天明。乘勝襲擊。而大將□君適自香港帶大統領復電以至。乃集衆橫岡。改軍令。取路東北。以向廈門。遂不及合新安虎門之軍。而其勢一渙。

沙灣之戰。雖勝。而敵人之中軍。猶未挫也。控衆三千。列於淡水之上。而前敵必經之。鎮隆猶駐兵一千。吾軍六百。諳軍事者不過秦半。乃於平山龍岡。號召得千餘人。向鎮隆直進。敵兵已出佛子。劫扼險而陣。吾軍中無軍器者。皆令執戈矛在前。持洋鎗者分左。

右兩翼乘敵軍之不備。匍匐上山。薄壘大呼。敵復驚潰。殺傷甚多。是役也。生擒敵將杜鳳梧。及敵兵數十人。奪洋鎗七百餘桿。馬十二頭。旗幟號褂翎頂之數。不可勝計。而彈丸五萬餘。又入我手。是夜我軍駐宿於鎮隆。

虎門新安之同志不相問。而博羅城內之同志亦不能起。此團時陷於惠州城清兵陸續而來。有萬餘之多。而敵將提督劉邦盛至。而馬維祺莫善積亦至。而鄭潤材劉永福亦不日至。君乃知衆寡不敵。率隊望永湖而進。途中歷二小小戰。步步爲營。夜至永湖而駐宿。此沙灣戰後之第五日也。

開戰五日而革命健兒無一傷亡。全軍肅肅秋毫不驚。兵所至處鎗聲一絕。而爆竹之聲繼之。牽羊擔酒相望於道。皆曰仁義之師哉。至是同志來投者復有數千人之多。自永湖拔隊行數里。忽大將軍中傳令曰。今日有血戰。遂駐兵。見淡水退回之敵軍。及惠州之派兵會合一處。約五六千。我軍僅有洋鎗千餘桿。然我軍實大無敵。大無畏。如巴蛇之將吞象者。斯時洋鎗隊爭先登三色之旗。摩敵壘而入戰鬥。數時敵軍大敗。向惠州城淡水白芒花四散。逃竄鎗中提督劉萬墮馬復逸。奪洋鎗五六百桿。彈丸數萬。

顛馬三十餘頭。生擒敵兵百數。人皆截其髮。使爲軍役。

三戰三捷。一噴一醒。落日胭脂閃閃。射敵軍殘壘之角。照見淋漓欲滴之碧血。與隔村鬼火相掩映。既而涼月東升。四山烟合。敵軍旣遙。乃乘夜向白芒花。以躡其後。至天明不見蹤迹。父老歡迎子弟之來投效者。驟得五六千。合計得一萬。乃整糧餉。以爲遠征之備。則開戰之第七日也。翌日向廈門而進。沿途無敵。紀律未備。行程甚緩。惟所至無侵掠之事。夜不敷宿。張天幕以爲營。行三日而至崩岡墟。復無敵人。明日將拔隊。忽見隔河敵騎。麇至。乃據崩岡墟以爲守。布陣接戰。敵軍之應戰者。七千餘人。相持不下。我軍終固守營壘。徹夜戒嚴。刁斗之聲。四山響應。第二日之情形如昨。入夜。我軍出小隊。以襲敵陣。自夜達旦。敵稍却。我大無敵。大無畏之革命健兒。羣食後奮呼。齊出遂壓敵。而陣苦戰數時。敵大敗。終以彈丸不繼。不能窮追。惟望至廈門。以待接濟。

第十四日。拔隊起程。至三多祝投宿。十五日。四鄉同志來投者甚多。前後總計二萬餘。是日編置隊伍。大備糧餉。以便三多祝至梅林間五日之程。是晚至白沙宿。鳴茄打鼓。革命之同志。方拔隊起程。以向廈門之時。忽有從香港經海豐而至軍中之。

人傳孫君之令曰政情忽變外援難期即至廈門亦無所爲軍中之事請司令自決進止嗚呼此劈頭之大打擊實足灰同志之心而流方銳之氣軍中二萬之革命健兒接此報皆眼眦欲裂拔劍擊石憤呼之聲動野乃集領袖會議皆曰廈門旣不能行不如沿岸退出渡海再返三州田山寨設法自香港購入彈丸復向西北集紉安虎門之同志一氣陷廣州城以敷號令議旣決不得已解散附從之同志惟存洋鎗手千餘人分海陸而回大寨時革命軍之根據地三州田山寨未落敵手水師提督何長清僅移其深州之軍駐紮橫岡同志乃謀襲橫岡以擒何長清然軍無資糧彈藥不繼空抱奇策英雄無用武之方不得已而至於解體也

開戰二十餘日同志二萬餘人大無敵大無畏所向克捷戰死者僅四人耳皆革命軍之犧牲兒也九衢僉楚三戶英雄吳眷不靈鬼雄獨嘯耿懷入地隨斯巴達魂以遊血面朝天繼童汪錡靈而起嗚呼彼則一暝不視就其心之所安余等號爲革命之大將者至今日而成事何如哉

以吾輩所一身希望百年籌畫之支那革命軍僅曇花一現於珠江五嶺間壽命不長

瞬焉銷鑠。於是大統領復自臺灣歸。余以中六事件爲更石所傷。養療於不忍池畔。而忽得一慘駭之事。則史堅如君之悲報也。彼自支那歸香港。方余與孫君廻航日本之時。曾與握別。旣通惠州之軍。單身入廣東省城。投爆裂彈於總督之署。斃廿餘人。而就捕縛。自是一十八齡美潤如玉。溫柔如鳩之革命健兒。史堅如先跳身以試野蠻政府之斷頭機。從容而就義。

惠州之事已矣。風捲殘雲。三色之旗如睡。而革命之敗將□□君逃來日本。已截辮髮。脫滿州之服。實使人不堪。今昔之感。彼又傳一悲報曰。方革命之迫惠州城。日本同志□□君來投助。及軍返三州田。失其蹤跡。意者死於亂軍之中乎。

後數日。復一悲報至。曰。革命軍領袖楊雲衢君。爲刺客所殺於香港之寓。是兩廣總督德壽懸金四萬兩以購其頭者。君名飛鴻。在香港隱於蒙師。而實熱心共和。銳志革命之一偉男子也。香港政廳索兇手甚急。德壽恐露其喉使之迹。乃捕僞兇以處斬刑。今聞真主名者已就縛矣。好頭顱誰當斫揚君。豈瞑目哉。

至是而新世界痛陸沈。共和國墮黑闇。革命軍成天折。回首前塵俯仰身。世海市與蜃。

樓與鏡花與水月。與非市非樓。非花非月。而實余之夢也。菲島之夢幻夢也。惠州之夢。噩夢也。大將豪傑賊軍謀叛之夢。邯鄲之夢也。平等博愛自由民權之夢。鈞天之夢也。東京對陽香港七番雪令政子待合松榮留香女史之夢。揚州之夢也。余不知今日之。尙爲夢乎。語曰。『塵世夢中夢。夕陽山外山。』又曰。『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余夢中說夢。更不知大宙之夢。何時醒乎。

唱落花之歌

夢既醒兮。花既落兮。華嚴之夢。索之於空。花之域兮。文明之花。植之於化人之國兮。如潮如海之志。望余既得如花之諾兮。半面之情。愛與半面之希望。相伴而相逐兮。撒手歸來。撫身世其寂寞兮。

余既決心脫名譽之世界。置身於世所卑下之境。乃告留香。彼垂淚而慰余曰。往事誠苦矣。然苦盡則甘來。佇苦停辛。以待東皇之返顧如何。又曰。子如是。吾將何以爲情。傷哉。浮萍一轉。乃復墮落於塵劫中乎。余無言。然余志已定。終不可挽。

明治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至芝愛宕町下。寄席八方亭。而訪桃中軒雲右衛門。

彼目下第一流之浪花節語者也。適行橫濱不在。入夜復往訪。彼導入樂屋。叩頭再拜而乞爲弟子。彼愕然曰。饒歌乎。雅樂乎。革命軍大將何爲入藝者之家。余於是自悔其疏忽。偶見座邊有『二六新報』。乃繙示三十三年之夢。曰。余書自己之經歷。易半生之懺悔。實希棄世而入浪花節之羣。願諒此意而許之。彼遂允諾。嗚呼。『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龜年猶在余夢。其此時哉。

翌日。雲右衛門與其夫人偕來訪余。余以師之禮待彼。彼請結爲兄弟。曰。君依余而學藝。余依君而聞道。旣而酒肴錯雜。猶自留香之手而運出者也。花乎。余見汝迴風之舞。余見汝半面之粧。余見汝黯然辭枝。雪紅淚。其如瀉。余見汝飄然墮溷。犧牲此冰肌玉骨於人間世也。余不夢羲皇。余不求兜率。余不欲蹈東海。余不願死醇酒婦人而落花一曲。實余之夢境歸結於此時也。

四月三日。余遂別不忍之池。出留香之寓。而爲桃中軒門下之一弟子。世事人事無往而不爲夢。逐夢之後而說夢。乃更入新夢之世界。乎花非花。余非余。共和非共和。革命非革命。微笑而問之曰。三十三年落花夢。

三十三年落花夢終



愛自由者撰譯書

女界鐘

〔書為承印者耽誤時日又復字畫訛謬裝訂惡劣殊為抱歉幸所印無多刻已售罄今著者重加潤校往東京再版美善兼盡仍售四角凡我女國民不可不鑄金繡絲焚香盥薇以誦之〕

三十三年落花夢

〔此書為日本大俠宮崎寅藏君所著自述半生之思想變動風塵奔走援黃種之衰微望支那之改革其與孫文康有為之言論舉動尤足使頑廉儒立譯者復以簡悍精警之筆出之奇光異彩譯界中不數見也我國民有欲資為南車者不可不人手一編每部定價大洋七角〕

自由血

〔此書譯述無政府主義稿已半告白迭見將中止嗣知各處並未開譯或譯政治罪惡論之一章者乃復續譯近已脫稿至文字價值視他處之一鱗一爪者正自有別付印在即請拭目俟之〕

政治小說 孽海花

〔此書述賽金花一生歷史而內容包含中俄交涉帕米爾界約事件俄國虛無黨事件等匪事件東三省事件最近上海革命軍事件東京義勇隊事件廣西事件日俄交涉事件以至今俄國復據東三省止又含無數掌故學理軼事異聞精采煥發趣味濃深現已付印即日出售〕

文界之大魔王 中等女學讀本

此二書現將脫稿年內出書

發行所 上海國學社



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印刷
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發行

三十三年落花夢

定價大洋七角

譯者
發行者兼

金

一

印刷者

野口安治

大日本東京市小石川區指ヶ谷町百廿三番地

印刷所

翔鷲社

大日本東京市牛込區神樂町一丁目二番地



發行所

國學社

上海棋盤街恒德里

#17
= 100%